

朋友喊我去玩

xiaoxi

[两个绿石头](#)

[小鸡](#)

[小禾](#)

[青年观影家](#)

[朋友喊我去玩](#)

[小枪的东西](#)

[天黑了我要去哪里？](#)

[塑料女郎](#)

[泡妞指南](#)

[没事时就给你写情书](#)

[动物饲养员](#)

[遇鬼记](#)

[折叠车到底买不买？](#)

[以默还默](#)

两个绿石头

墙上贴着两张招聘启事。一张是这样的：

招聘启事

- 1、网游代练
- 2、网页制作
- 3、内容编辑

注：本人由于生性懒惰，不爱起早，加之文字功底薄弱，特此招聘一人，年龄不限、性别不限、学历不限。

有意者请联系：彭小姐

电话号码：76324356

地址：××大学西区4栋102室

另一张跟这一张一样，也招内容编辑，联系人也是女的，地址也是在一个大学里面（两个学校隔着一个街区）。

我仰着头看了半天，想了想，决定两个地方都打个电话去问问。先打第一个吧，隔着我住的地方近。于是，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电话通了。

喂！你好！我说。

我们今天吃什么？随便！那，到哪里去吃？等下再说吧！死猪！嗡嗡……

一男一女在电话里说话，女的问，男的答，女的声音细小，男的粗声粗气。我听着，眼前就现出一幅图景：一男一女并排坐在一张长条椅上，女的头靠在男的左肩上，长长的黑发从男的肩上垂下来。我没有听下去，把电话挂断的时候，似乎还看见女的眼睛对着我眨了眨。

我是用401卡拨的电话。我想，彭小姐可能有男朋友了，也可能是电话串线了。但是，我不想再打那个电话了。我对着电话机重新拨401，先是找了半天4（新式电话的按钮编号不一样），后来又找到了几个4（我也有几分惊奇）。这次，我是拨的第二个电话号码。

喂！你好！我说。

找谁？又是一个男的声音。

你好！我是应聘的！请问你们招内容编辑吗？

恩。但是我们是什么都不限的……你……

我是学中文的，我想……

你考虑好了，我们这里要……

有钱吗？钱是多少？

那当然。

那好。你们的地址在？

……

我没听到声音，电话就挂断了，只好记下广告上的地址，找了去。

那地方是个学生楼里的小卖部，我先以为找错了，就问楼道里一个扫地的女清洁工。

这里是西区的3舍吧？

外面不是写着的！中年女人停住已经扬起的扫帚。

那，有没有个李小姐？

谁？我在这里！小卖部的窗口现出一个头来，是个女青年，瘦脸，戴着眼镜。

我是看了广告来应聘的！

哦，哦。哎！嫂子！你帮我看下店子！她对着女清洁工说。你跟我走吧！她对我说，脸对着中年女人笑。中年女人也笑了起来，是老一辈看见自家的小辈去相亲时的笑容。

我晚上来替你！我心里对着中年女人喊了一句。

你一个人就守这个店？我一路走一路问女人。

嗯。

那，招聘是？

再说嘛！

到哪去？她说。

你不是带我走吗？

我们去玩玩！我都把店守够了！

刚才接电话的男的是？

裸连！问鸡巴问！

我看着她的眼镜，跟着她在学校的马路上乱走。

你上厕所吗？我问她。

不上！上厕所干嘛！

你的眼睛也近视了？几多度？

扯鸡巴卵子蛋！傻屌！她顺口一溜。我们上了一个石台阶。我看见我们后面有两个女学生，一个穿着黑色的中长外套，好长的个个。

傻你妈的个逼！我应了一句，对着姓李的，不过很过瘾。

小鸡巴！你有女朋友没？

你扯裸蛋！

我就是扯你的裸蛋！

我有些高兴了，低头看她穿的裤子，是细花的。我还看见了地上一滩一滩的水。

上厕所不？我又问。

她没答话。那两个女生抄到了我们前面拐进了路边的一栋教学楼。她跟着两个女生走了进去。我跟在她的后面。

女厕所就在楼房的进楼口。她跟那两个女生都进去了。我沿着楼道往前走，找男厕所。在楼道的另一头，一扇蝴蝶门大敞着，我看见一个男的从里面往外走，正在系裤带。我进了那个门，觉得这个学校的环境不错。

是男厕所。我看见了长方形的小便槽。我一边站在门边尿，一边别着头看外面。外面正是下课（也可能是上课），一个穿藏蓝色西服的中年女人朝厕所这边走了过来，她的身后影影约约的跟着三五成群的人。她昂首挺胸的，右手臂里夹着书，目不斜视，还有跟她相隔一段距离的人，这些使我判断她是个老师。我盯着她尿完，转身往门外走，到了门边，我站住，右手捏住鸡巴上下摆了两下，然后提起裤子，拉拉练。

你，你！穿蓝西服的女老师用右手指着我，原先夹着的书换到了左手上。你怎么这样！她站在了我面前，右手在她的裤裆处晃了晃。

我不该这样？！我也把手放在裤裆上晃了晃。眼睛盯着女老师的脸，心猛地跳了两下。

女老师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我望着她的背影一直到她消失在楼道里，心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好玩的事跟姓李的说。

但是，我在女厕所门口没有看见李，于是就出了楼房，打算先到外面去晃荡晃荡，等下再回来找她。

我回去找她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她站在一个教室的门口跟一个学生说话，我想她是在问学生看没看见一个戴眼镜穿横条衫的男的（就是我）。那个学生在摇头。我不晓得我为么事一直看她的脚。她穿的凉鞋，白色的，底已经磨成了扁平的一缕，像一张白纸粘在她的脚上。她没穿袜子，脚踏起来问那个男生时，瘦瘦的筋凸了出来。我快步走了过去，站到她的后面，伸手在她的肩上一拍。

我的另一只手里捏着两个绿石头，是我在路边晃荡时捡的。我打算带她去玩。

2004/12/20

小鸡

刘轩坐在一堆人的中间。我走过去，对他说，你到了那边，记得打个电话给我。说完，我就转过了身。我还想说，保重啊，就又转过身来。但我看见旁边有两个女人正看着我，嘴角带着暗笑。我张了张口，没做声，转身走了。

在这之前，我跟着他们唱了三首歌，有人领唱。但我一直在想：是把刘轩送到体育学院看了他的新宿舍之后再去办自己的事呢？还是现在就走去办自己的事？但是他要去的方跟我要去的地方刚好是相反的两个方向，搭公汽的路线不一样。要是先送他到体育学院再去我要去的地方，那就要多花去两块钱的车费。再说，我以前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送我，连他也没送。而现在，他走，这么多人送他，还搞了聚会。我不爱跟这么多人说话。

最后，我选择了提前走。

我离开 party，是想去通知 x（我认识他但不晓得他的名字）参加明天的篮球比赛。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想到他一定没有收到通知，但没想到在公汽上会碰到他。

明天的比赛你晓得吧？他正好坐在我的前面，我把一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我肯定晓得咧！

那，他们通知你没有？

通知了。

你是几号？我心里想这样看球赛的时候可以看看他。

我，我暂时还没有。他摇了摇脑壳，看着我笑了笑。

我是4号。他旁边的一个人突然撇过头来大声说。

我也要打咧！坐在我右手边的一个女人一把抓住了我的右手腕。

这两个人，我并不认识。但他们的表情，使我感到这个车子上除了我都是打篮球的。他们一路上不停的跟我说话，特别是那个女的（像我现在的同事，尖瘦的脸，戴着眼镜），看起来好高兴的样子。但是我找不到那么多的话，耳朵听着他们说，眼睛却一直看着窗外。

从 party 里出来，我穿过了一个大厅。大厅里有一个长得好胖的女人，还有一群坐得整整齐齐的小伢。那个女人唱一句，小伢们就跟着唱一句。

树上结着苹果/苹果长的红又圆/树下晒着衣服/衣服五颜六色的/随着风儿飘啊飘

她的声音好好听，我走出了老远，还听得见。我低着头，一路走一路轻声地哼。忽然，一个小伢从我后面窜了出来，很快又冲到了我前面，漫脸通红。我回头看，三只小鸡朝我这边跑了过来，后面还跟了几只鸭子，鸭子后面还有。我感到它们要啄人，就拿出报纸折成条对着它们挥。它们开始还不敢拢身，但后来小鸡越来越多，我怕招架不了，就开跑。我跑得快，没一下就甩开了它们。它们追不上我，就去追刚才那个小伢。真造孽！小伢被追上了，鸡呀鸭啊在他的头上、身上不停地啄。我吓得又跑了起来，一不小心，把帽子跑掉了。我跑了一段停下来，想去捡帽子。这时，一个老头朝我走了过来，我想这些鸡鸭都是他养的吧，他一脸恶相，肯定怀疑我伤了他的鸡鸭，要我赔钱？但不管怎样，我要把我的帽子捡回来再说。当我硬着头皮冲过去，把帽子捡到了手里时，老头已经站到了我的面前。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没说话。

再往前面走，就是一个厕所。厕所的门边到处都是积水和泥巴，积水里有人丢了几块红

砖头。女厕所的门正好对着路边，我从门空里看见，有两个女人在里面，一个正站着解裤子，一个蹲着。还有一个女人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踩着红砖头朝里走。我站住不想走，想看看这个女人。但是，那个老头又过来了，我想他是去男厕所的。他从我身边擦过去，又对着我的脸看了半天，然后慢悠悠地朝男厕所走。我不好再站在那里，就低着头跟在他的后面。等他一进门，我就停了下来。我盯着那个女人的后背骂，我日，走鸡巴走！我想要是我的鞋沾到了泥巴，到哪里去洗呢？这里连个水龙头都没有。我日你妈个鸡巴！狗鸡巴！我日这泥巴！我日你个鸡巴水！

哎！你好啊！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回头看，一个女人正看着我。我认出来了，是李微，是个女大学生。她身边还站着一个男的，脸面长得有些像她。这是我的弟弟！她笑着说。我看着她的脸，真后悔刚才的乱骂。她可是我眼中的美人。你也在这里？她问我。嗯嗯。我低下头，眼睛看着水里的红砖。我们一起走走吧！她说。

我跟着她，一路走，一路想，她身边的那个男的真的是她的弟弟吗？走了好长一段路，她说要上厕所，就进了路边的一个移动厕所车。出来后，我就打算带她到一个地方坐坐。开始，我想就在路边的健身场里坐坐，但很快我就觉得不好。后来，我带着他们姐弟俩进了一家网吧。

她一坐下就玩起了游戏，一种仿真模拟游戏。只见她把手对着显示器一伸，屏幕上就出现了蘑菇云，这一团乌云像是从她手上发出去的。这是一种魔法，能把怪兽罩住。我坐在她旁边的电脑上，学着她的样子，不断的调啊调，但搞了半天也没有调出来她那样的蘑菇云。我不会玩。我一直就不爱玩游戏。

你能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我对李微说。

13745606754。

我掏出手机飞快的记下了号码，但当我按保存键，屏幕显示已经保存过了。

你还想学校吗？她突然问我。

鬼才想！我不爱学习！我大声说。

坐在我对面椅子上的几个人，伸出头来朝我看。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笑，是让我感到高兴的笑。

这时，有两个女人跑了进来。她们脸上都抹着白粉，眉毛画成一字形，穿着丝绸长裙。唱戏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正在想。

小虎啊！快跟我回家！我看见那个年轻的，剪着儿伢头的女人对我说。

我愣了一下，这才看清楚，叫我的女人是我的妈妈。而那个穿绿衫的，就是我的家家（姥姥）。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你家家，等你到天都黑了，都没看见你回来，就去找千亿（我的哥哥）。结果，千亿睡了。找你三舅伯，他正在屋里洗脚。

你家里有热水有（没有）？妈妈问。

你们早来一步就好了，你看我一下都倒了洗了脚。

那，这样子怎么去找小虎呢？

反正天黑了，又没有人看见！

我想着想着，笑了起来。我站起身，跑到李微的背后，对着她的耳朵说，你的家在哪里？在一桥头。

我一边听着她说，一边盯着妈妈的儿伢头，高兴极了。

车子经过圆形广场时，我看见了一件好玩的事。一辆火车跟我们并排着开，好慢。火车里的人有的站在窗边朝我们看，有的在里面走。突然，从一个打开的窗子里有个人伸手接过

了一个麻袋。那个递麻袋的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这是一辆货运火车吧，它要在这里停靠装货，车里的人可能都是做生意的。我想。果然火车停了。而且，我听见，火车头里的人喊“快点！快点！”。

7分钟。这是火车在这里停留的时间。马路边聚集了一大堆人，都是等着装货的。这里地方开阔，好装货物。而刚才那个骑自行车递麻袋的人，肯定是怕时间不够。

2005/7/2

小禾

我从床上爬起来，感到屋里好亮，就去瞄床头桌上的小圆钟，9点20过了。小禾的头露在被子外面。她么样跟我睡在一起？是我昨天晚上把她带过来的？我站在她头边，盯着她的脸，除了脸皮的颜色和蜕化的胡子，简直跟老鼠的一模一样。快9点半了，早过了上班的时间。快把她叫起来吧！我向她伸手。不对！今天是星期六啊！随即，我的手就停在了盖着她身体的被子的上方。我的手在那里停了一下，但马上就转向了歪在一边的椅子。椅子上搁着一摞书，有一本是我前天没看完的。我，就是要找它。但它不在最上面。要找到它，我的手必须向下翻，第二本要是的，就可抽出来，要不是，就要继续往下，直到找到为止。因为翻书，我的手就不可避免的弄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我一响，小禾的鼾声跟着就稀了。她的鼾声一稀，我的手马上就停下来。等到她的鼾声正常了，我才开始继续找。我沉迷其中，我爱这个游戏。倒霉的是，我一连翻了三本，都没有找到我要的书。我有些灰心了，我甚至不想再玩了。于是，我低下头去看我的床。

我的床没有支架，也没有底板，薄薄的棉絮紧贴着地面铺在小屋的正当中，像片不知从哪里飘来的叶子。

在整个找书的过程中，我的手从来都没离开过那摞书，即使是我低头看床时，我的手也一定停在其中的一本书上。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的手再次往下探。这一次，我找到了。我把它拿在手里，一页一页地往后捻，一直捻到我前天看到的那一页。但，就在我翻到那一页的同时，小禾的鼾声突然停止了。她翻了个身，一掀被窝，在床上坐了起来。我瞟到她只穿着内裤。四角短裤？颜色暗红的？上身呢？她穿得太快了，一下套上了长裤，站到了地上。我放下手中的书，转过身来对着她。她露出我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的，一只掉队的小麋鹿遭遇狮子时的那种眼神。她一直是用这种眼神看人看物的。我一直羡慕至极。在公司里，她每次从茶水间打完水回来，都要站在她的座位上，用这种眼神环顾四周。而每次，我总能抓住时机仔细的观察她的眼神。渐渐的，我练出了一种本领。那就是，我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下一步她将要干什么。

此时，我的这种特殊本领终于得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我看见她朝门那边看了一眼，就知道她是要上厕所，而且还要洗口、洗脸。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这是一栋老式的筒子楼，它有着又长又暗的走廊。我的房间在走廊的顶头，一出门就是盥洗室和厕所。我站在门口，偏头往左望了望。一个秃顶的人从一个门里钻出来，他站在我的斜对面，躬着腰背对着我，在锁门。他锁好门，朝我看了一眼。我低下头，看见我的短裤拱了起来。刚才我还穿着长秋裤的？我边想边往厕所那边走。盥洗室在厕所的前面。要到厕所，就要经过盥洗室。在盥洗室门口，我停了下，朝后看了一眼。小禾已经走到我房间门口了！我笔直走进去，站到门口斜对面的第三个水龙头边洗起口来。站在这里，我一偏头，就能看到门外七步远的地方。要是站在第二个水龙头边，就只能看到门口三步远的地方。站在第四个水龙头边呢？那，就只能看到盥洗室对面的墙了。这是我经过n次试验后得来的。结果，也是屡试不爽。这次，我

又能利用这个最佳位置最大限度的观察小禾的一举一动了。想着她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我，我的心跟着四肢一起情不自禁地颤了起来。等她走到我的视线之内时，我就一把垮下裤子，然后.....

我还是走了过去。当我走到厕所门口，小禾走到盥洗室门口时，我的右手像饥肠辘辘伺机已久机警无比的眼镜蛇，从裤腰上一下蹿进了短裤里。盥洗室的门跟厕所的隔着只有三步远。她应该看到了！她肯定看到了！她不会看不到的！我看到她那小麋鹿的眼睛，闪了一下，然后就随着她那被藏青色牛仔裤紧箍的翘屁股消失在了盥洗室的门口。我也终于磨进了厕所的门。站在门边，我看见一个穿着墨蓝色长褂的人背对着我拖地。他的手臂随着拖把一下直一下弯，缓慢、有力而又富有节奏。再加上，他那宽大魁梧的背影，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我突然害怕起来，一步也不想往前走了。于是顺脚地钻进了靠门的一个坑里。进去后，我就看到了白色的瓷便槽和便槽里浑黄色的尿水，尿水里倒影出那个正在拖地的清洁工的墨蓝色背影。我惊惧地抬起头，发现里面空间怪异，狭长狭长的，宽度虽说跟一般的差不多，但长度至少比一般的长两到三倍。也就是说，在这个坑里，还可以纵向的砌两到三个瓷便槽，至少可以同时容纳三个人如厕。是幻觉？还是？以前怎么一直没注意？我猛地朝左右两边甩了甩头，我不敢多想，蹑着脚从里面退了出来。那个清洁工还在拖地，他的背还对着我，已经快到门口了。他那巨大的墨蓝色的背，让我想到了在夜里梦到的那只大手，漆黑的一团，朝着我的头，抓来，抓来.....我大叫，但叫不出声音.....

等我惊魂未定的回到房间里，我看见妈妈站在桌子边。她正在包饺子。左手心里摊着一张圆圆的饺子皮，右手用筷子拣着一小撮肉末正往左手心的饺子皮里送。桌子上已经摆了三排还算整齐的饺子。我想着等小禾从盥洗室里回来，也叫她来包。不晓得她愿不愿意？我的房间太乱了，东西丢得到处都是的。

小禾是怎样到这里来的？我朦朦胧胧的记得昨天晚上，她就坐在桌子边的椅子上看着我睡觉。我仰面躺在床上，是喝多了？还是？唉！反正头好乱。昨天，我在街上看见杜包、杜包的女友还有张套三个人从一个餐馆里出来。杜包的女友拉着杜包在餐馆门口说话，说了几句，他们就分开了。杜包朝我这边走了过来，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走了。杜包走到我面前，笑呵呵的掏出一包烟来。映山红的红色，硬盒压膜包装。名字？没看到。我从他递到我面前的打开的烟盒里抽出一根来，含在嘴里。随即，一个乳白色的打火机在我的烟头处喷出了灯黄色的火苗。我吸了一口。好烟哪！

她们走了，你就会跟杜包好的！我突然想起汪名跟我说的这句话来。现在，杜包就在我的左边，跟我并排着走咧！汪名好狠哪！这个都能猜到！想着想着，汪名就从路边冒了出来。杜包也笑呵呵地丢了一根烟给他。没走几步，又有一个相熟的同事从路边冒了出来。杜包又笑呵呵地散了一根烟。这连着几下，就去了好几根。他平时可不这样的！他平时走路，头总仰着，眼神也老是往上飘，两个手臂很夸张地前后摆动，整个身体像个企鹅一样两边摇晃。每次走过我的桌子，他屁股上的钥匙串就响个不停。以至后来，我不抬头，就晓得是他。他很少主动散烟到我的。除了那次他向公司同事公开他老婆的聚餐上，他笑呵呵地递过烟给我。不过，那记忆，已经很遥远了。他跟汪名都是小头头。不是重要的角色，烟他是不会散的！在这一点上，他老婆比他强多了，有一次我值班，她轻轻地放了一块糖在我的桌上。我抬头看她，对着她笑，她脸上就泛起了红晕。汪名哪！是一个戒了烟好多年又被我引诱得按耐不住重上贼船的老烟枪。开始，是我问他要烟不。后来他每次看到我，就老是找我要。有次，哦，还是在杜包递烟给我的那次聚会上，他把我要烦了，我硬是不给他。他在一边欠得发痒，牙齿都颤得响。直到聚餐完了，他也不跟我说一句话。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自那以后，他天天买烟，每次都主动散给我，虽说是四块钱一包的。

再说小禾。我碰到她，好像也是在路边的一个餐馆里。是不是杜包他们吃的那个餐馆？我不太确定。我是从餐馆外面透过餐馆的玻璃墙看到她的。她站在一个桌子边，看着别人（很

有可能就是杜包他们，我一直到现在都这么想）吃饭，眼神呆滞，面无表情，手里还提着一个透明的白色塑料袋，袋里面装着两个面窝，怪可怜的！想着她每天下班跟我一起挤7路公汽，时不时地还找着跟我说两句话，虽然说实话她明显地跟汪名打得更火热些，但总的来说，她跟我也算是同路中人。于是，我走到餐馆门口，对着里面就喊：小禾——她听到了，偏转头来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她又回转头去。接着，我就又喊：小禾——声音比刚才大了一倍。这次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回转头去。我不甘心，气急败坏地走了进去。我走到她的背后，扯了扯她的衣角，同时继续喊：小禾——她还是那样的看了我一眼，又回转头去，但很快她就转过身跟着我走了。我对着乐进（也是我同事，我从餐馆出来就看见他站在我身边）笑了起来，乐进也看着我笑。我还没吃饭咧！正好跟乐进一起带她去食堂去吃。以前，小禾总是跟另外三个女的一起来食堂的，每次她们都来得好晚。往往是我吃完了饭下楼，她们才端着碗上楼。打照面时，她不是在跟别人说话，就是仰着头看天。你说，天有么事好看的？何况，这是在楼梯间里！今天可不一样！今天，她是我和乐进带她来的！我和乐进坐着吃面，她就坐在我对面看。那个装着面窝的塑料袋搁在她那边的桌子边上。乐进先吃完，站起身就往外走。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晓得他在门口等着我。小禾还是坐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不说话，不吃面窝，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吃完面，站起来走到她身边，伸手把装着两个面窝的塑料袋子塞到她手上。

走吧！——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好象还“哦”一声。她跟着我走到食堂门口，乐进果然站在门口等我。真是我的好兄弟！我和乐进肩并肩地下楼，她，紧跟在后。转过一个拐角，我看见王瑗（我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跟一个总跟她在一起的女的在我前面。我一直记得她在我复读那年临近高考的前一个月写给我的那封情真意切的信。那封信写得真是感我啊！至今，我还时常后悔当初为么事不跟她回信咧？我下得好快，没打招呼，三步两步地就从她身边擦了过去。唉！过去了！就过去了！小禾也紧跟在我后面，也三步两步地从她身边擦了过去。她看到我跟小禾在一起，会么样想咧？

晚上，我带着小禾从一个 party 里出来。我们互相搀扶着猫在酒吧门口。对面，是一个一人来宽的巷子。

嘘——嘘——过来啊——巷子口站着的一个人，他一面对着我们吹口哨一面向我们招手。

哦——小禾应了一声。

不是叫你的！他们喊别个咧！我扯了她一下。

那个人是拉皮条的！他是在拉皮条生意咧！小禾呆呆的，白事都不晓得。对面那个人，一看就晓得是个拉皮条的。你看他的眼睛东张西望、躲躲藏藏的。那个 party 也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进门的时候，就看见两个人坐在门口说话。

你晓得那个歌手不？他唱过《红布》、《在路上》、《玛利亚拉》……

不晓得！他是哪个咧？

真差啊！这个都不晓得。不就是尖脆吗！他还唱过《我在路上走》啊！我一边往里走，一边看那个答不上话来的胖子。他口里好象还含着个东西，嚼啊嚼。

场子上有几个人在疯狂的跳着。其中一个穿白西服的男的，好打眼睛。他不停的在上面鼓动台下的观众，还“哦哦”直叫，叫观众捧场，参与表演。但台下没几个人响应。

我幸好没买票！真不该来！杨磊（又一个同事）说。

他么样也在这里！我心想。

你有么事划不来的！我还花了十块钱买门票咧！我说。

对面的一个楼房里，也是一满屋的人，也是开 party！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那边也是灯光闪烁，人影绰绰。

我牵着小禾的手，猫在酒吧的门口，朝对面那个拉皮条的望。那个拉皮条的，突然就不喊了，头也缩进了巷子，一定是怕警察和城管的！我们也猫着不动。等到警察走了，拉皮条的又喊了起来，我们也趁机悄悄地溜了。

在回家的路上，不晓得小禾在哪里搞到了一条狗。狗的颈上套着一个长长的铁链子。她牵着链子的一头，狗就在前面跑。灰褐色的，一对大大的塌耳朵。我见它可爱，就跑过去咻它。它围着我的脚不停的转圈。我高兴起来，蹲下身去摸它。它也不叫，直闻我身上的气味。我甚至还把它抱了起来。要是我有这么一条狗该多好啊！小禾戴着红边的眼镜。她走过来，脚下生风，没有表情，也不说话。我对乐进说，她可能是感情出了么事问题？不然不会……

2006/2/25

青年观影家

1

他们把一批“伪艺术家”骗进门，然后把这些“伪艺术家”列上长长的名单。经过长期的暗中观察，辨别其中的真伪。如果，是的，他们便开始对这些真的“伪艺术家”实施报复。先是设下圈套，再诱其上钩，最后将他们一一杀死。这是个可怕的杀人集团。他们每天都进行着可怕的勾当。通过种种的艺术骗局，杀死一个又一个的真“伪艺术家”。我就是被他们骗进来的一个。

我是在一次名为“印度电影之旅”的电影展映活动中被他们诱骗上钩的。当时，我在街上闲荡，无意中看到这个电影展映活动。本来已经走过去了的，但被他们中的一名巧舌如簧的“观众”给说动了，然后买票进入了放映厅。那名巧舌如簧的“观众”，我后来才知道叫阿歪。他告诉我：这次“印度电影之旅”的影展多么的与众不同。就连我这个对世事莫不关心、从来都游手好闲的无聊蛋也被他说得云里来雾里去的。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一头栽进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中，就像所有被诓进来的人一样，我当时丝毫都没觉得这是一个圈套，反而觉得这是一个令我非常舒服的地方，因为阿歪在人前口口声声的称我为当今优秀的青年观影家。这也难怪，你没看见，他们当时招贴在大街小巷的海报，那些海报真让我眼花缭乱。还有，我被骗进去当天放映的那个宣传片，那场面可叫一个眩乱，可叫一个巨大。反正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

当天看影展的人并不多，偌大的放映厅里零散的坐着十来个男男女女，显得有些空旷和冷清。我问阿歪，为什么看影展的人这么少？阿歪一脸严肃的对我解释，因为这些参展的影片都是小众的文艺片，走的是实验之路，不屑于跟那些商业大片同流合污，所以来看的人都是像“您”这样的有艺术责任感的青年艺术家，而现在像“您”这样有艺术责任感的艺术家是越来越少了……我站在他身边，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终于，在观摩了几分钟的宣传片之后，我决定掏钱购买这次影展的套票，并打算借机好好的向拍摄这些艺术片的大师们学习学习，同时还可以顺带享受一下艺术电影带来的另类美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也算个事，不是吗？

可是，就当我兴致勃勃的观赏着这些伟大的艺术影片时，我被此次影展的主办人、“伪文艺家协会”的会长、可怕的杀人集团首席执行官黑脸先生告知：我被列为他们选中的少数重点考察的艺术家中的一名，将受到区别与一般艺术家的特别礼遇；而且，我还被郑重的邀请参加最近一次的“伪文艺家协会”的成员聚会。当我接到这个消息之时，兴奋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居然能有同这些大名鼎鼎的文艺家们亲密接触的机会。而且，还有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是，这次聚会也是他们精心安排策划的众多杀人预谋中的一

次。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次次的排演一系列的杀人 party，通过 party 来吸引前来赴会的真“伪艺术家”。他们的杀人手法千变万化，花样迭出，而且手段残酷至极，让人防不胜防，无法预料。在最近盛传的一桩谋杀案中，一名被他们称为“113 号”的伪陶艺家，就是在宴会上被杀害的。

那天，113 号按约定的时间准时赶到了聚会所在地——骷髅街 44 号。当 113 号敲响门铃，门被打开的一瞬，他就被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原来，门里站着一位宛若天仙的妹妹，妹妹满脸笑容，声音甜美。113 号从没见过如此迷人的尤物，顿时浑身酥软，两眼发直，不知所措。天仙妹妹打开门半天，113 号都没反应过来，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直到天仙妹妹第三次喊他的名字时，他才回过神来，抬脚往里走。可惨案就在这时候发生了。113 号刚走了两步，就消失在了过道里。原来，他一脚踩到了他们预设的机关。就在他盯着天仙妹妹往前迈步的一瞬间，机关开启了，可怜的 113 号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他们谋害了。当可怜的 113 号盯着天仙妹妹的脸，双手向上伸着落进万丈深渊时，天仙妹妹一声冷笑，撕下了脸上的伪装。她就是传说中的无敌杀手——老末。113 号像流沙一样的悄无声息是陷了下去，他那两束绝望的眼神也随即消逝在黑暗的深渊中。就这样，113 号神不知鬼不觉的去世了，谁也不知道。大厅里还响着美妙的舞曲，被邀请来的艺术家们正忘情的唱着歌，跳着舞。舞池里黑压压的一片。他们对这瞬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沉浸在他们欢乐的海洋中。

2

伪文艺家协会里还有很多小的俱乐部，爽歪歪电影俱乐部就是其中最特色、最为活跃的一个。爽歪歪电影俱乐部里有很多忠实、疯狂、勇于献身的会员，他们定期聚会，搞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活动；而俱乐部里的高级杀手们则更是令人胆战心惊——他们总是能揣摩出俱乐部每个成员的心思，针对不同的成员，设计出让他们满意的惊险刺激的电影。最令人激动的是，这些电影里的主角就是成员自己。每当一部新的电影诞生时，总会有一个俱乐部的成员永远的离我们而去。按他们的话说，就是为伟大的艺术电影献身。因此，他们走的时候不仅不痛苦，反而快乐异常。他们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离开这个世界的，而且脸上都带着快乐的笑容。这也常常令我这样的观影家羡慕不已，唏嘘再三。

这天，又有一名街头闲散人员被吸纳进爽歪歪电影俱乐部。他名叫乳娃娃。当乳娃娃徜徉在俱乐部的陈列室里，观赏着俱乐部历史上获得的世界各大电影节的奖杯，以及相关获奖影片的海报、剧照，和著名演员的遗像、遗物时，阿歪再次及时的出现，并且再次凭借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很快就将乳娃娃招至麾下。据阿歪讲，乳娃娃当时真的被眼前的一切所深深震撼。他甚至向阿歪倾吐了自己的心声——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和相片也能陈列在这金碧辉煌的大厅之中。后来，乳娃娃在私下里，也反复几次的跟我说起过他的这个梦想。当然，这是在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后。

我作为青年观影家，多次被阿歪他们邀请去参加活动，时间长了，我跟他们的人都搞得滚瓜烂熟，互相之间称兄道弟，亲热得跟一家人似的。有时候，他们还请我去客串演出，每次我都是相当乐意，他们也对我的友情表演赞不绝口。

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节有轨电车里，电车飞驰着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地下隧道。那是一个跟地上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沿途黑漆漆的，水不深不浅，刚好到我脚踝的位置。我一路扑在车尾的栏杆上，兴致勃勃的观看车轮溅起的水花。后来，我们就到达了拍摄的目的地——地下乐园。这真是一个美妙的乐园。街道的两边到处都是风味小吃店。他们一下了车，就飞奔着抢座位，我最后一个下车，好的位置早就被他们抢光了。于是，我随便找了个角落的空座位坐了下来，一抬头，没想到乳娃娃就坐在我对面。我冲着他笑了笑，他也对着我笑了笑。我觉得有点渴，于是就站起来对他说，帮我看下座位！我去去就来！他又笑着对我点了点头。我走到不远的的一个杂货店前，对里面的年轻女老板说，来瓶可乐！她

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没有。我有些失望，盯着玻璃橱窗里的东西看了半天，然后又问，那有啤酒没？我看见她弯腰在橱窗里找着，又补了一句，果啤最好！后来也不知道她找到没，反正我一直看着她在找。等我回到我的座位时，他们人都走了，只给我留了一张字条，是乳娃娃留的，他写着：你一个人吃吧！我们在上面等你！

爽歪歪电影俱乐部，这个名字真是取得名副其实，我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感觉都是爽歪歪的。最爽的是，每次去我都能看到好多好玩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还能学两手。有天夜里，我又被他们邀请去参加活动，在俱乐部的活动室，两个年轻的女会员阿青、阿红正在紧张的制作着拍电影用的道具枪。她们的主要材料是从骷髅街街头餐馆里回收来的废弃木筷。我走过去，就是想看看她们怎么将这些废弃无用的木筷变成漂亮实用的道具枪的？她们先是用橡皮筋缠住木筷的一头，然后把另一双筷子插在扎开的木筷中间，再用橡皮筋把这两双木筷缠在一起，这样，简单的道具枪就做成了。它们的子弹也是木筷。只需要把要射的木筷一头削尖，另一头搭在橡皮筋上，向后用力一拉，就可以射杀目标。我觉得很好玩，于是学着他们的样子也做了一个。当我把削尖的筷子搭在橡皮筋上，对着天花板射出去后，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叫。声音是从我身后传来，我猛的一回头，就看见阿青双手抱着后颈，脸上显出极痛苦的样子。一枝筷子正插在她的后颈上。

3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两个黑衣蒙面人绑架了。他们把我丢到了郊外的一个墓地里，临走前，还往我嘴里胡乱的塞了一堆东西。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想叫但叫不出声。我努力的回想着，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但除了昨天无意伤了阿青外，我没得罪任何人啊？况且阿青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姑娘，她从不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的。那到底是谁要害我呢？

在这之前的一段日子里，我爱上了俱乐部的一个姑娘。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的短信——你好！小斧！今天早上你为何要那样对我？你等着，我会找你算帐的！美狄莲娜留。美狄莲娜？是谁呢？今天早上？没想到，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女人出现在我面前，她正是美狄莲娜。老实说，她还是长得不错的。她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嘀咕了半天，但我只注意去看她的脸了，至于她说的话，我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记得她最后好象说了下次不能再这样之类的话。她刚说完，乳娃娃就走到了我身边。他瞄了我一眼，总是那样，他的眼神怪怪的，好象在说，你小子几时又新交了女朋友？怎么也不打个招呼？他既然这么看了，我也就真的决定把美狄莲娜作为我的新女友。

她刚转身走。我就拉着乳娃娃去追。我们想抄近路插到她的前面去，于是就去钻围墙下的阴沟。但钻了半天，我们也没钻过去。后来，又顺着大路追，追了半天也没追上。没办法，我们还是回到了俱乐部里。坐在俱乐部大厅的沙发上，乳娃娃向我诉说了深埋在他心底的秘密。他跟我说到了某某。临出门，他还跟坐在旁边沙发上的一个女人打了招呼——他站起身，走到那个女人的背后，轻轻的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女人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他们的眼神温柔而又暧昧。我问，她是你老婆？乳娃娃平静的点了点头。我吃了一惊。因为那女人我认识，是阿橙，以前我追过的女人。阿橙长着一张成熟女人的脸。她看到我也吃了一惊，不过表面上还显出很平常的样子，而且很快就偏过头去跟她身边的女人小声说话。她身边的女人也看了我一眼，眼神恶毒，我也认识她，她也是俱乐部里的人。我真担心那两个女人在我背后跟乳娃娃说些什么。

不过这念头就像闪电，一闪就过去了。我心里放不下的还是美狄莲娜。每天早上六点，是爽歪歪电影俱乐部准时开例会的时间。可能是我精彩的友情演出打动了他们，他们居然请我当他们的组顾问。但是我非常讨厌这个会，每当我沉浸在奇妙的梦境里时，他们中的一个家伙，就会跑进我的房间把我叫醒。然后，小组的成员们就陆陆续续的从满世界的角落里冒出来，聚到我狭小的房间里。他们真是讨厌，有的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磕瓜子，有的扒到

我的窗台上做引体向上，更有甚者一来就打开我的电脑看电影，而且把声音开得大大的，所有人都显出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真是让我受不了。那些电影都是以前俱乐部拍的，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拷贝下来的。他们正在看的这部影片，讲的就是一个女孩来到未来世界，为了跟她死去的父亲报仇，杀死了仇人。那个曾经杀死她父亲的恶棍，在临死前的一刹那，冷笑着对女孩说，2077年你也会被杀死的。说完，他身上的皮瞬间褪去，显出机器人的原形，腾空而去。女孩也在空中看到了她被杀死的一幕——亿万条钢丝穿心而过。现在，所有的组员都在聚精会神的看着这部电影，可我没兴趣，因为我早已看过无数遍了。我对电影里的每个镜头都烂熟于心，甚至能根据声音描述出当时每个人物脸上最细微的表情。

我为了应付差事，懒洋洋的，半闭着眼睛歪倒在床背上。他们每个人进来，都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显得是那么的亲密无间。我也做做样子，朝他们点点头。实质性的工作都是由组长阿歪来做。阿歪是一个极度令我生厌的家伙。他一来就大吵大嚷的，非要让大家交流什么学习心得。他说，每个人讲五分钟，可以用故事的形式说出来，也可以用表演的方式演出来。我趁他们沉思的时候，偷偷的从房间里溜了出来，躲到楼道的角落里打瞌睡。但不知是谁，问了一句，顾问呢？然后，所有的人都跑出房间来找我。最后，我又被他们抬回了房间。他们让我讲两句指导性的话。我支吾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每个人在说之前，要有简短的自我介绍。因为这里的组员流动性太大了，今天死一个，明天来一个，搞不清楚谁是谁。这时，有个正准备说两句的小伙子，听我这么一要求，本来还很自然的样子，突然就变得结结巴巴的，不晓得说什么好了。坐在床上磕瓜子的两个女孩，我看了半天，才看清楚是阿青和阿红。她们把瓜子皮、果皮吐得满地都是。床上也摆满了各种点心和水果。我也跟着她们不停的吃。时间似乎凝固了。我感觉最少过了半个钟头，终于又有一个人从角落里冒了出来，他自告奋勇的要表演一个节目。我们所有的组员，当然热烈鼓掌欢迎。但是，他有个条件是，要先上厕所。当然，我们不会剥夺他这个再正常不过的要求。又当然，他也是抓住了我们薄弱、善良而又富有同情的心，一去而不复返了。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或许，他现在正在某个地方和他心爱的女人快活呢？我记得，他走的时候还说过，过几分钟要到别的组去表演的话，不知是真是假？

但现在我正看着美狄莲娜，这一点肯定是真的。她也看到了我，不停的跟我眉来眼去。之后，我就抱着她滚到了床上。大概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我突然想起我还要上早课呢！于是匆匆的跟她告别。她躺在床上那缠绵悱恻的眼神，她咬饼干时那调皮挑逗的嘴角，真让我神魂颠倒、难以忘怀……

4

会议就在那之后不了了之。除了那个傻瓜蛋，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发言的。会后，阿歪气急败坏的站在我面前。他伸出拳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扬言要给点颜色给我瞧瞧。我才不怕他呢！两只眼睛死死的盯着他。他拿我没办法，只得灰溜溜的走了。我不会让人在我的家门口撒野的，任何人！哼！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心思蛮深的！居然找人暗算我！把我丢到郊外的墓地里，还用东西堵我的嘴！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我也会留一个心眼，我的裤袋里还一直藏着我亲手用竹篾做的道具枪呢！这次，刚好派上用场。这也要感谢阿青和阿红了！要不是她们教我做这个东西，我也会跟以前所有死了的会员一样，悄无声息的告别这个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世界。

不过黑脸是不讲情面的。我一想到他，浑身就不住的发抖。记得有一次拍电影，我演一个誓死不降的强盗头领，而他，正好演我的死对头——缉拿我的朝廷官员。在一次与官府的械斗中，因寡不敌众，我以及我手下的强盗们被官府活捉了。官府把我们这些强盗投入大牢，并想诱使我投降。官府见三番四次游说我不成，于是决定动用酷刑。那天，我以及我的兄弟们被官府的衙役押到了行刑房。我看见行刑房的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刑具。什么烙铁、

老虎钳、竹签子、套索……还有好多我从来都没见过的。他们把炉子里的火烧得红红的，把烙铁架在跳动的火苗上。于是我的心也跟着那火苗砰砰直跳。要不是他们非要我那样演，我肯定投降了。

后来，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又冷又湿的房间里，我大喊大叫，没人理我，也没人跟我送饭。只是派个小衙役送来一枝毛笔和一张草纸。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他们在拍摄前也没有跟我说过有这出戏。于是，我凭着我的感觉，在草纸上乱写乱画。我开始想写一首大义凛然的诗，可想了半天也写不出一个字来。接着，我又想到了美狄莲娜，于是就试着画她的像。过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一个人来，我越画越觉得不对劲，于是，就跑到牢房门口去瞄。我抓着门上的铁窗使劲的摇，牢房的铁门居然开了。我跑出去没两步，就看见另一间敞开的牢房里，有个女人在洗澡，我停下来看了看，居然是美狄莲娜！她怎么在这里？我真想冲进去，但转念一想，这是在排戏呢？随即就转身回到了我的牢房。终于，在天色完全暗下去之后，乳娃娃突然跑了进来，他在戏里演的是个老衙役。你怎么还没走？人都走光了！我一听，气得肺啊胃啊脾啊肝啊肠子啊都炸飞了。

我想着，阿歪跟黑脸一向打得火热，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这次，他们一定不会轻饶我的？是回去认错？还是偷偷的跑掉？到处都是他们的爪牙，我能躲到哪里去？

2006/4/10-11

朋友喊我去玩

1

紫鹃她结婚了吧？她问我的时候，我正盯着她的脸，她仰着头看天。

我也不晓得！我说。

哦！她在论坛上发了帖子，说要是谁还没找到老婆，就让她爸爸妈妈找你介绍！对了，你的小名叫什么？

小弟！

小弟？！她跟我也提到了你，她说就让小弟帮你介绍一个吧！

我当时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天下着瓢泼大雨，我在马路这边飞跑，她在马路那边。我想起我在哪里碰到过她：是在酒店？还是在那个地下演艺厅？她是我儿时的伙伴，可脸型却长得太像我现在经常在学校食堂里碰到的一个女同学。她说话时，一直看着天。她看天，我就看她的脸，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感觉大雨好像停了一样。她的两边脸颊凹凹的，眼睛干涩，眼眶边还有一圈皱纹，但那眼神，一看就让人觉得她很善良。我一直平静的看着她，心里却唏嘘不已。

2

刚刚经过一个水果摊时，我还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凤珍。她是我妈以前的一个同事。这三个声音从水果贩子的口里穿透雨水传进我的耳朵，我愣了一下，接着就回头看了一眼。他的口正对着另一个人张大合：妈个逼的！杨凤珍！到现在还不还老子钱，想黑老子东西，没那么便宜！这时，我突然记起水果摊对面就是以前杨凤珍上班的百货商店，现在已经改成了新益佳超市，里面站着的是清一色穿着红马甲后背印着“新益佳”的年轻女子。

这离我从地下演艺厅出来到现在，还不过一站地，我双手扶着一把蒲扇顶在头上，雨水顺着蒲扇手柄，一溜线的流下来，溅在我脚边。我低着头快步往前走，一路盯着从左眼角流

下的水线，开始还担心怕把新鞋打湿了，可眨眼间大街上就水流成河，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跑了起来，雨水在新鞋的打击下，开了花。我的右手心还捏着一个青枣，它还是干的。跑过水果摊，我停下来，张开手掌看，枣蒂处有一圈灰黑的。烂的？！刚才抓的时候怎么没看见？筐子里那么多青枣，有好多还滚到了街边的排水沟里，被雨水冲刷得散了一地。

走过红安酒楼，就是一段坡路，我很奇怪，它怎么还在？以前我上大学的酒席就是在这里摆的，我初中同学杨进的结婚宴也是在这里！我回头看了看水果摊，那两个人还坐在雨里聊天，又回头看了看发霉的枣子：妈个逼的！烂了！我向坡的方向使劲一甩，淡青色的枣子就落在了远处的马路中央，接着它就往下滚，滚到排水沟里被水冲到老远。

3

地下停车场，或者说游乐场、演艺厅，反正是个大厅，里面能容很多人，我站在厚实的钉着铁皮的活页门外就听见了里面的乐音。我推门进去，就看见两排站着整整齐齐的长袖宫女，她们穿着拖地的白裙，只有衣领、袖口和裙底的一圈是淡绿的，看样子，她们是在排练一个节目，那配乐我感觉我听过，在学校？酒店？大街上？可能不止一次了可能不是在一个地方，可能……

进去后，我沿着右手的墙慢慢的边走边看，没走几步，就看见几个指挥样的人站在一个三脚架支起的摄像机前，我也好奇的凑过去盯着镜头看。

你是小弟吧？一个头发高高挽起的教练摸样的女人突然问我，看她的眼神感到她好象认识我，于是我嗯了一声，她随即笑得前扑后仰，用手捂着口，然后看着天。接着她就带我往门口的方向走，这时，我突然在人群中看见了桂。桂跟严、屈在一起，他们都是我现在的同学。他们也看见了我，但我跟桂眼神交叉的那一刻，都没做声。他的眼神怪怪的，我不想跟有着那种眼神的人说话。

你快毕业了吧？临出门时我问了这么一句。

嗯。她点头，随即伸手拉门。

我还想说点什么，可门已经关上了。

哎！我的扇子！我一直盯着她看，没看到蒲扇被门夹在了门里，只露着半截扇柄。

她又把门打开了。

表演是什么时候啊？我又抢着问了句。

哦，快了！她还是笑嘻嘻的。我抽回我的扇子，它也还是好好的。

4

我在公汽上站着睡觉，迷迷糊糊中有个人抱住了我。我说，谁啊？我抓着司机头的栏杆摇摇晃晃，一回头，发现是许亮。

滚！快松开！

这时我突然想起桂的眼神，许怎么没跟桂一起打游戏呢？这个时间段正是他们以前打游戏的时候啊？

滚！快松开！

可他还是紧紧的抱着我不放。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可他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

突然，司机一个急刹车，我和许一下摔到了车板上。他抱着我从车头滚到了车尾，我刚刚还在担心这个。滚在车板上我还以为在做梦呢！可撞在车厢上的那一刻，我彻底醒了。

我对着许就骂：我日你妈的！叫你莫抱你非要抱！

他直直的看着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车里的报站器响了，学校真的到了。我从地上爬起来，把许踢到一边，重新走到前门的栏杆边站着，门口早已堵满了人。车停稳后，我随着人群往外走，突然感到有只手按在我外套的口袋上，回头看又是许，我本能的伸手摁了摁，小灵通还在。

嗯——我重重的喻了一声，看了看窗外的站牌。

就是这里了！快下车！

5

我带着他们走进了同学酒店，这是一家新开的在公路转角的酒店，刚装修了一半，比公路矮了半截，像个假一层。顺着台阶下到店里，感觉空空的，没什么人。我们顺势在正对门口的大桌边坐了下来，刚一坐下，一个热情的女招待就走了过来，她径直走到我旁边，笑呵呵的问我：

上次表演你来看了没？

我瞄了她一眼，觉得好面熟。

你晓得××（一个明星）要来吧？

当然，我每次都来了，好象上次他也来了。

上次？

嗯。上次他来好多人看啊！他被围在场子中央，被几个主持人轮番追问私人问题。××开始还很严肃的，可后来就开起了玩笑……对了，你们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我急急的插了一句，生怕她还接着问那些无聊的问题。

有啊！好多呢！这菜单不是在这里吗？

我低头，果然菜单就摊在我面前，但我只看了一眼，就抬起头来到处瞄，我看见在我右手边的一面酒红的墙上，写满了招牌菜名。

我来个排骨藕汤吧！你们再点！

我把菜单往旁边一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报菜名。女招待写好单子后，突然走到严的座位旁。

你们今天至少要消费三百块咧！她声音很小，但我还是听见了。

可我们没那么多钱哪！严张着口眼睛瞪得鼓鼓的。

是啊！我们没钱！再说我们为什么非要消费三百！我又重复了一遍并加重了语气。

那个女的盯了我一眼，一言不发的扭着屁股走了。

等菜上齐了，大伙就湖吃海喝的开搞了。我看到排骨藕汤端上来，正准备伸筷子，电话响了，我跑到门外，那人足足说了半个钟头。等我回到座位，才发现汤碗里只剩下一坨藕了。伙计！还算仁慈！给我留了一坨！我迫不及待的夹起它送进口里，刚咬了一口，就觉得不对。我抬头扫了一眼，突然发现酒桌的另一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三个人，为首的一个长得胡子拉碴的。他不停的把汤和残菜到处瞎撒，严、屈和桂就坐在他旁边，脖子和衣领上都溅满了斑斑点点的油迹，他都不敢做声更不敢还手，只是在那里呆呆的坐着。我想起我见过他，他是个混混。有一天，他和他的两个手下也被人这么弄过。那天他老大还在场，另一帮的老大就像今天这样把酒泼在他们身上，临走时，还当着他老大的面给了他一耳巴子。那次是我路过一个餐馆时偶然看到的。

他们闹了一场，没遇到一点反抗，走的时候，都垂着头，我想他们会不会很扫兴？等到他们人散了，老板娘来结帐。严问她吃了多少，老板娘说七十。我扳着指头在一旁算，一数我们有七个人，刚好每人十块。还行，不是太贵！

6

酒席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学校，我们晚上还有课。当我们醉醺醺的走进教室时，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是看见讲台上堆满了书，都是崭新的。

怎样找到他（她）家的？吴灵突然站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搞不清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她就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你说谁啊？我盯着她问。

我问你，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是她的同学吗？怎么大半年都过去了，她还不晓得我的名字？她是不是也喝多了？我心里暗想着，愣愣的盯着她不说话，可她的执着和热情一点都不减。

你快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他（她）家的？她的两只手甚至已经拽住了我的左手臂。这样吧，不论你是不是小弟，我把路线图都画给你！

我很奇怪，你既然晓得了还问我干嘛？还有，路线图给我有什么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她把路线图画了两遍，她还一直在我耳边说着我从来都没听过的地名和路名，一大串的，越说我越糊涂，那名字实在太多太绕了！搞得一点心思都没有！我想，要是真要去找那个人，直接打电话不就行了，何必这么麻烦！

就在我头昏脑胀、筋疲力竭时，老师来了，头发花白，他走过来，随便从桌上拿了一本书递给我。我低头看书名：《分析哲学》。他带着微笑问我，可能是他的目光给我造成的错觉，可能他在盯着我身后的一群人。

看过没？

我摇了摇头。

7

回到寝室，刘轩正等着我。我跟他好长时间没见了，一见面他就抱着我，把我摁倒在地。他伸手就摸我下面，他居然想摸我的蛋，我当然不能让他轻易摸到。于是我们就在狭窄的地上滚。刚开始，我曲腿并拢紧贴着小腹，他一直没有机会。可后来，他改变姿势，翻到了我背后，还挠我痒。我最怕痒了，他一挠，我整个防线瞬间崩溃，结果他得逞了。

只轻轻的一碰，我就从地上弹了起来。当时他摸我时，我一直产生错觉：眼前一直晃动着老九在论坛上的留言，他写了好多字，具体是什么，记不得了，但感觉文字比较柔软，文字结尾还有波浪号~~~我盯着波浪看了半天，心里很舒服。但我还是担心他碰到我硬起的把儿。在那个过程里，我实际上应是半梦半醒的，我总在迫使自己分散注意力，以便使把儿软下去。后来他摸到蛋时，把儿已不是那么硬了。

8

我是怎么到珊儿（目前恋着的一个姑娘）家的？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其实我从来就没到过她家，更不晓得她家在哪里。可当我站在那间房子里时，我感觉那就是她的家。她当时正拿着长长的钢针织着毛衣，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三个女的，像是来找她玩的同学。她们在房间里来回的走着，我就不停的抢她的线针。每次抢到一个，就扔在地上。她盯着我，也不说话。我说话了没？我说了什么？也不记得了。现在想，应该就是，别打了，跟我一起出去玩吧，这之类的一些话。

后来，当我把她所有的针线都丢到了地上，她两手空空的盯着我时，我害怕极了，而且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她不像珊儿。我极力的回忆珊儿的脸，可我越想，她的脸就越模糊。那时，我真实看到的是我同学小邓的妹妹！我不晓得她的名字，可那张脸就是她的，虽然我们只是见过一面。那脸，太清晰了，短短的黄卷发，表情酷酷的，有点像摇滚歌星。是的，我在qq上曾对她这么说过。

时间又回到教室里，老师给我们发银行卡，建行的。他居然还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修改密码。我捏着深蓝色的卡片，看着他在一个按键器上不停的点着。我回头，好象每张课桌上都有一个。我的按键器呢？我瞄了一眼同桌，他也正盯着我，伸手指了指桌面。可我突然连这个都不会用了！

在这之前，我刚骑着一辆没有车胎的破自行车从校外逃命回来。现在可以确定，是那个胡子拉碴的黑帮要找我！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得罪了他。幸亏有那辆妈妈从路边黑店里买回来的自行车，要不是它，我今天就挂了。现在回想我从教室里冲出去，飞上自行车的动作，和在马路上逃命的场景，我感觉都像在玩杂技。连我身后的女生都惊魂未定，惊奇的看着我，好象她也看到了一样。

我还以为你回不来呢！我把你的东西都藏好了！说着她从她的抽屉里拿出一大包东西，有书、空书包和一些散乱的纸和笔。

2008/3/23

小枪的东西

1

对你喜欢的，你就要大胆的说，我要！何情把李影的手塞在我手里时，不停的对我眨眼睛，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晕呼呼的。大伙们都在前面走，只有李影和我手拉手的掉在后面，下一步的线路是什么？要去哪里？

前面是一条浑浊的江。他们按男女分成两队，女生一队径直朝河边的渡船走去，男生朝另一条岔道走了。我本来想跟男队的，但李影一直紧紧的抓着我的手，她一直把我拉到了渡船边。开始我还以为这一队里就只我一个男的，没想到上到码头里，居然看到了小枪。小枪正跟一个穿白运动衣的男的说着笑。

哎！你看！又来了一对情侣！小枪对他身边的高个子说。

那人我从未见过，脸瘦瘦的，上身的外套白得晃眼。他旁边还有一个穿红衣的女的，我不太熟，但见过，感觉不怎么爱说话。我冲着他们笑了笑，就扒到了码头的铁栏杆上。我双手抓着齐胸的栏杆，两只脚腾空撑了起来，头低着看渡船的船舷，它正缓慢的靠过来。

来！我们跳过去！我冲他们喊，瞄了一眼白衣服，又低头看浑黄的江水。渡船随着风浪一起一伏。

你敢么？我听见小枪喊，抬头看他，摇了摇头。

你呢？小枪对白衣服说。他也摇了摇头。

上了渡船，感觉一眨眼就到了对岸。岸边除了一片灰白的沙子，一个人也没有。男队还没到。大伙在沙滩上四散晃荡，边等边玩。李影又抓住了我的手，生怕我跑掉，脸上一直挂着诡异的笑。

她怎么会喜欢我？我又在想刚才一直在想的奇怪问题。我每天穿得松松垮垮，拉里拉遍的。她怎么会喜欢我？开玩笑吧？！就这样，我低着头，看沙子，她拉着我在沙滩上慢慢的走。她在想什么？

当我抬起头，远远看见蔡朋在江边玩沙时，我猛的甩开李影的手，冲过去双手从肩头箍住他的颈，寒假来后我就一直没见过他人了。我的老伙计，在小学，我就喜欢他矮小的走路像鸭子一样摇晃和说话嘴角微笑的样子。

上次出去玩，你没去吧？我问他。

没，我前几天才回来！他的嘴又笑成了一条线。对了，你看，我们下一步去哪里？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着上面的一处地名。

我看着地图上花花绿绿的山水和地名，眼睛一下花了。管它呢！跟着他们走吧！

远处，许亮正追着一个人，他把那人追到了江边，那人从湿地上抠了一把泥巴朝他扔，他也跑过去抠泥巴还击。不一会儿，他们身上到处都是泥巴迹。他怎么也在这一队里？

我正想着，一队人马出现在沙滩的尽头。他们大叫着不该走那边的。桂老远看见我，跑过来就问，你们怎么跑得这么快？！我看了他一眼，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他，就低头看沙滩。我看见我脚边有一个倒插的矿泉水瓶。我拔起它朝空中扔了出去，扔出去后，我才感到里面还有水（至少有大半瓶）。矿泉水瓶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又插在了离它原先位置不远的地方，还是倒的，有一半钻进了沙里。我把它拔出来，又打算继续扔，但一根细长的水线从我指缝里标了出来，像个水枪。我摊开另一只手，飞快的捂住水线，还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轻轻的把水瓶放回原处。是谁的？

突然，一只手从沙洞里抓起了我刚放下的瓶子，是小枪？还是谁？他拿起瓶子，像我刚才那样用手挤着瓶子下面，水一下标出老远。

你们看！好玩吧！这个可自动喷水！小枪喊着。

我想肯定是沙里的尖石头，瓶子猛的一下就被划破了。我站起来想走开，可李影又不晓得从哪里跑了出来。她邀着我，也不说话，只傻傻的看着我笑。这使我好不自然，我偷偷的朝两边看，我看见沙滩上的人都盯着我。何情更是夸张的咧着嘴笑，眼皮又不停的眨着。

我们又要朝下一个目的地进发了，可全队只有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2

小枪的东西，好小，像西瓜苗！不知谁说了一句，小枪就有些不好意思了，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低头看地。他的真的很小，像个小孩的！又有个人说。这回，小枪坐不住了，从草地上爬起来，飞快的跑掉了。

3

刘轩刚走出我家，我顺手就从桌上拿了一本厚诗集和一个深蓝色的软面抄，跟了出来。走慢些！妈妈在屋里喊。

哎！这个给你！我把诗集塞给刘轩，然后就上了一辆电瓶车。开车的司机好猛，载着我在路上瞎冲。我问司机学校的保卫处在哪里，司机回头盯着我看了半天。我说，有人在追杀我！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接着他越开越快，后来就神奇的把车子开进了图书馆，并闯进了文学阅览室。我看见书桌四周被蓝白相间的尼龙隔离布挡住了。我想着这可真刺激，司机可真行。我这样想着，车子就冲过了隔离带。

后来，我在阅览室里看到了张春泉和吴世恩，他们都是我的初中同学，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他们。

你怎么把书给他了？！张问我。

怎么？不对？！我盯着他，他的脸还是没变，眼神柔和，只是眼角多了些皱纹，还有手里多了一个黑皮的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哦，反正放在我这里，我也不看，还不如让他看看，说不定对他有用！

我是想，你给他，他会看吗？

管他呢，反正放我这里是浪费！

我跟春泉正说着，突然安全通道的门开了一道口子，从里面探出一个头来，嘿！是珊儿！她的眉毛弯成柳条，嘴角似笑非笑的，像在刺探着什么？

晚上聚会，我们又去了路转角酒店。
真看不出啊！你道行够深的！不知谁说了一句。
什么道行？小枪抢先问。
就是那天出去玩，我们几个掉进了水里，小弟不会游泳，是一只手把他拽上来的！
你们掉进江里了？我吃惊的盯着他们，感觉像是说一件和我无关的事。
那到底是谁救了小弟？小枪追着问。
何道姑！又不知谁喊了一声。
所有人的眼睛都惊奇的盯着何情。
看我干嘛？！何情又眨着她那标志性的大眼睛。
那会是谁？老三说，该不明不白的欠一个人情吧！
但愿不是××！
不会！不会是……你那小朋友吧？
小朋友？蔡朋走过来，双手扳着我的肩。
我极力回想着落水的那一刻……嗯，我好象见过他，还读过他的诗！
来！喝酒！蔡朋拿起酒杯先干了，又嚷着大家一起干。
快干了！干了！

4

我翻着论坛上的帖子，看着一个叫林子的人写的东西。很奇怪，我读着她的东西，就像看到了她，她的音容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不停闪过。我甚至晓得她心里的想法。看着看着，她突然递给我一只乳房。我接过她给我的乳房，像拿着一个包子。

我说，不要紧，我会永远爱它！
她含情的盯着我，眼神充满感动。
你把它给我，你怎么办？看着她平平的胸，我好担心，伸手想把乳房还给她。
不！
不要？！你不要太冲动！我有些急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这时，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看着她有些像珊儿，又不像。
是我啊！小枪喊了一声。
我手拿乳房的手抖了起来。

2008/4/7

天黑了我要去哪里？

1

她给了我一刀，血就往外涌。我捂着肚子，倒退着掺进房里。我看见爸爸坐在沙发上，我感觉头开始晕，爸爸、沙发、门开始旋转起来，我感觉身体越来越轻，我看见空中有一群人朝我走来，还有电视的声音……我喊了声爸爸，随即一片寂静。

我躺在地上，血还在流。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可死正在进行，无法阻挡。我想着死了，就可以看见妈妈了，又高兴起来。

2

女胖子说她不想再上学了，要我和徐长浩帮她搬桌子。她的桌子是拼起来的，没有桌腿，就像搭积木一样。我们正盯着桌子看，突然她放了个响屁，我们就盯着她，她翘着二郎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像没事人一样。我们一人抱起几块桌子就往外走，女胖子笑着说她要走了，还嘻嘻哈哈的说着什么。我什么也没听到，我老是想着她刚才装得可真像，甚至让我怀疑，也许那屁根本不是她放的，也许来自空中。想着想着，我就笑了起来。

帮她搬完了，我想着我赶紧回家，下课铃响过老半天了，今天老师没来，难得提前下次早自习的，又泡汤了，噯！我冲出教室，外面下起了雨。我边走边想，这顿饭赶不赶得急。

3

我跑了起来，手上还拿着一块桌子。一个很高的陡坡，有个女的朝我走了过来。莫动！躺下来休息就好了！我感到很高兴，我飘了起来，我感到我的手一点劲也没有，像抓着一片云。我看见爸爸和那个杀我的人，在以前妈妈睡的房间里打了起来。他们打了半天，打个平手，最后都累倒在地，靠着床沿一动不动的坐着。

4

我回到了老屋，家家、么么，还有另外一个我没见过的女人正坐在堂屋里剥豆角。她们很意外，盯着我半天不说话，只有家家眯着眼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拉着我的手说，你爸爸在这里很好啊，每天都和你大舅伯到菜园去种菜。你等下，等他们把菜准备好了，我们就吃饭，客人们都来了！

我陪她说了会话，就爬上了阁楼，千亿（一起长大的哥哥）正坐在桌边埋头吃饭。我在他旁边坐下，那里刚好可以看到楼下。她们忙着收拾桌子，端菜，摆菜。

是同学宝灵带我来的！话刚出口，我就打了个冷颤，像是另一个人——宝灵，好熟悉的名字！一个自杀的女生！有一阵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

哦，屋里人都等着你呢！千亿看了我一眼，又埋下头去。

她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告诉我这里的一切！我的嘴又张开了，声音有点哑。

千亿夹了口菜，还是闷头吃饭。

我刚进门，她们就盯着我看。只有家家说到爸爸的时候，好高兴，好认真，像是在想我妈……后来我对她说，日久见人心，我以前就说过爸爸不会变的，只不过他不会说话……

我昨晚做梦看见你妈了！千亿看着我点了根烟。

我拿起筷子吃了起来，边吃边看楼下，我感到肚子好饿，想着是不是下去吃好些。

5

爸爸骑着摩托带着我在公路上飞奔。他要带我去哪里？远远的，我看见路中央站着一个人，鲜红的，是个女人，不停的向我们招手。

带我一段吧！就在前面没多远！女人披头散发，鲜红的长裙飘在空中。

爸爸停下车，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小声说，莫理她！我们走！

爸爸看了女人一眼，掌着车头从她身边滑了过去。我回头盯着女人看，女人大喊着追了上来。

快走啊！我推了推爸爸。

女人叫声凄惨，爸爸没听我的。我被女人一把从后座上扯了下来。等我回过神去拽她，一抓她衣服，她整个后背都露了出来，她没穿内衣。

你慢慢走，等下我回来接你！爸爸说着，就发动了摩托。

我恶狠狠的盯着女人，她回头整了整衣服，看着我直笑。

6

我沿着公路慢慢的往前走，越走我越觉得不对劲，我感到那个女人有问题。果然没走多远，我就看见有两辆警车停在路边，一个血迹斑斑的人扑倒在地。警察们正忙着拉线、拍照，一群看热闹的人在旁边唧唧喳喳。

我朝地上的人看了两眼就走了过去，没有停。我听见他们小声说，有人看见凶手是个女的。我一下就想到了那个红衣女人。一定是她！

7

我继续朝前走，一排高低不平的房子从路的那端冒了出来，是个小镇，一条河从镇中流过。我站在桥上，望见堤岸上的人像蚂蚁，哦哦的声音仿佛一阵阵烟雾从那里升起又飘散。

我不想再走了，我想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于是穿过桥，爬上另一边的堤岸，堤岸顶被一人多高的铁栅栏挡着，几个打赤膊的人坐在上面。我试着抓了抓栏杆，但一点力气都没有，只好隔着栏杆看对岸。

那边的人群大约站了二百多米长，两头还有警车封路。一声枪响，人群就沸腾起来。他们在赛车么？可感觉那两个东西移动得好慢。直到看见两个黑点冲过终点，我才看清是两个像独木舟一样的东西，一个人仰在里面驾驶，而且奇怪的是，那两个比赛的人躺在里面的姿势刚好颠倒着，一个头朝前，一个脚朝前。我正纳闷，忽然又听见一声枪响，另一组选手又从起点出发了。这一组比上一组还慢，他们像两个爬虫，缓缓的移着，好不容易等到他们临近终点，突然，其中一只在原地转起了圈，两边的观众一片喝彩。

我又想翻那道栅栏，但又怕掉进河里，于是沿着堤岸外侧又陡又高的斜坡往上走，我想起了爸爸。这么陡的坡，他们是怎么上去的？要是下坡，他不下车，一定会栽下去的！我爬上坡顶，又从坡顶上走下来，天就阴了下来，还起了风。那个女人是个杀人犯，如果在路上从背后捅爸爸，那就……噯，得赶快给他打个电话。

你在哪里？怎么还没回来？

快了！你在哪里？

听到声音，我松了口气。我朝河里看了眼，一只帆船停在岸边。

我在镇上，靠近帆船码头！我盯着帆船，河中央还有两条刚从桥下穿过，正向下游漂着。

好！等下我就过来！

等等！我还有话要说！那个女的是……

那边挂断了电话。

哦——哦——哦——河对岸又传来喊叫声。

我趴到栏杆上又接着看比赛。

22:37 2008/9/14

塑料女郎

我坐着一张有滑轮的椅子在校园的马路上溜达。有好多过路的人都盯着我看。我从图书馆前经过，又朝我们学院的大楼滑去。我想在前面的路口右拐，然后顺路回寝室。当我刚朝右拐，迎面驶来了一辆校内电车。我朝右一转身，就朝右面的马路快速滑去。这时，右面也驶来了两辆车，是那种中型的货车。我来不及躲闪，眼看就要撞上了。我闭上眼睛，突然就

在我预感着要撞上的一刹那，我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我跳到一边，随即又跳上了校车。

一上车，就碰到了小春。他笑着跟我打招呼，然后就不停的跟我说话。在我们说话时，有个高个男生一直站在一旁盯着我。车很快就停了下来，所有的人都一个接一个的下车，女司机说终点站到了。我朝窗外一看，这里我不认识。我是要到5栋宿舍楼的。你坐过站了！有人告诉我。女司机又说了一遍到站了。我只好下车。小春和那个高个子也还在。一下车，我就听见什么东西响。是我的钱掉了？我低下头去，地上有很多一角的硬币。我弯腰去捡，高个子也去捡。他看见我捡，随即就停了手，站到了一边。我一连捡了几个，其中好像还有一块的，地上的钱也好像越来越多。走！快走吧！小春扯着我的衣裳。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盯着我看，我的手正伸在半空，准备捡一个硬币，我又回过头来去捡，却发现那是个一分的。我直起腰来，对小春说，这是哪里啊？

小春看了高个子一眼，就对我说，跟我们走吧！于是我就跟着小春，这里好像是他住的地方。他非常的熟悉。小春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然后告诉我，他快要毕业了，但是还没找到工作，你帮他找个叫xx的人，帮帮忙。我于是在小春的电脑上搜xx，高个子就站在一边看，我在百度里搜了半天，也没查到。我看到外面天都快黑了，就想走。

我走出小春的房间，高个子就跟着我。我站在公路边，我看着远处的桥若影若现。走了这么远了？我想着走回学校不可能了。那还有车吗？我正想着，有一辆穿着衣服的怪车就从我身边冲了过去。它似乎还长着两只手，不停的在空中挥舞。这时，我在注意到路边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有凉棚的信号台。那上面站着一排塑料假人（我看第一眼就是这么想的）。她们也正在向怪车司机挥手，扭着屁股，做着通行的手势。天色暗淡，她们穿着闪闪发光的衣服，真像一群妖艳的女鬼。要是第一次从这里经过的生人，不被吓晕才怪。

等了半天，一连看到几辆穿着衣服的怪车经过。它们的车斗都穿着宽大的有着下摆的裤子，以至我根本看不到车轮。它们的司机头，伸在半空，裹着一层纱巾。有一辆是戴的帽子。我看到没有班车经过，就在马路边晃悠起来。我转身走进了路边一个半敞着的铁门，整个门锈成了黑红色，斑斑点点的，我踢一脚，上面就落下一层红色的粉末。我不想靠近它，就在铁门中间蹲了下来。这里隔我刚才站的地方没多远，可以看见公路和扭屁股的塑料女郎。不一会儿，我就听见淅淅沥沥的声音，我想着是不是下雨了？可伸手，没有水，地上也是干的。于是，我站起来四处找。我看见敞开的铁门现在已经挨着我的腿了，我推着铁门往里看。一群老女人打着伞围成一个半圆。是有人撒尿？我想着是怕人看见，然后她们就挡住？一定是这样！不然水流的声音从哪来。老婆婆们看我的眼神也是慌里慌张的。我伸手把住转动的铁门，又重新蹲在地上。水流声响个不停。我又忍不住跑到铁门后看，有个小女孩刚提起裤子。老太婆们开始收伞，往院里的一排平房走去。真好玩！他们这里没有厕所！

天很快完全黑了，我和高个子还是没等到车。我们走进铁门，走近正对铁门的一家。一个中年男人很热情的开了门。没等到车吧？他好像知道我们要到一样。我点头。要吃什么，我们这里什么都有！价格比外面的都便宜！

哈，他真会做生意。我们一边吃着一边跟他聊天。我盯着他的房子四处看，还在客厅里踱起了步。我说，你这房子真够大的！他说，是啊，是我自己盖的。说着，我就看见靠近厨房一面墙上的门框动了起来。那个门框时不时的弯成弓状。我盯着门框，发现只要厨房里的人一说话，它就跟着弯，声音越大，它就弯得越厉害。哎，你怎么不换个门框，这个好危险哪！我看见墙上的砖头也跟着动了起来。不要担心！好多年一直是这样了！

我又走到另一面墙边。这面墙全部都是红砖，也没涂墙漆。我伸手摸了下，墙就旋转起来，正面墙瞬间分成了六块。各自不停的旋转着。我趁着空，从靠近我的墙边钻了进去。真不错！有点像武侠……片……我突然结巴起来。嗯，是啊，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还坐在沙发上。参观完了他的房子，我又坐回客厅里吃饭。迷迷糊糊的，我感觉我一直在喝酒。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就发现我躺在那个红砖房间的床上，是一只小狗把我叫

醒的。它不停的舔我的耳朵，从我肚子上跳到头上。我被他舔醒后，就发现那张床可真大，四周还围着粉红的蚊帐。我听见门外有人说话。透过墙洞，我看见高个子和两个年轻女的站在一起。

他还没醒啊？两个女孩问。

昨晚喝多了！高个子说。

那你的事呢？她们睁着大眼睛盯着他。

我突然想起，昨天等车时，我们遇到的那个姑娘。她的一只帽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挂到电线杆上，然后我和高个子就去帮她拿。我们从路边找了一张超大的黑色编织网（就是那种给小树苗遮阴的），然后用两根竹竿绑住。我们举着网，就去网帽子。可网了半天，也没网到。后来天下起了雨，我们一直网到天黑也没网到姑娘的帽子。但姑娘好像一点也不失望，穿过公路回家的时候，还朝我们微笑。我跟高个子商量好，明天接着帮她网帽子。

他们站在门口好像就在说昨天的事。

我先一个人去吧！

我们也没什么事，要不，我们去帮你！

说着，他们就消失了，声音也越来越弱，女孩的笑声很好听，飘在空中，总也不断。

我躺在床上不想动，小狗又跳到我脚边咬我脚趾。我想起，马路边还有好多闪光的扣子，我去捡它们，但它们都被牢牢的粘在瓶盖里。一定是哪个叫花子故意这么弄的，每捡到一颗扣子就粘在啤酒瓶盖里，然后藏在路边的花坛里，等到天黑的时候再来收。昨晚喝酒的时候，好像高个子还笑我。他跟中年男人说，我什么事都不会干，所有的事全靠他。我当时听着就很憋气，想着他妈的太小看人了，手里捏着酒瓶就想朝他脑袋上砸。但实际上，我没砸他，我只是把趁着他们聊着欢的时候，把桌下箱子里的酒都喝光了。

9:37 2008/9/18

泡妞指南

幸亏没去看电影，没去看电影的人都参加了晚会。晚会是在体育馆的大厅里搞的，后来听严总说刘轩一家就住在体育馆的值班室。晚会搞的时间不长，就一个多钟头，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我印象最深的是耗子表演的 T 台秀。他穿着“比秋尼”——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今天我表演的是比秋尼时装秀。其实他说的比秋尼就是紧身衣，就是那种该露不该露的都不露的紧身衣，有点像蜘蛛侠和超人。耗子最先穿的是一件斑马衫，其实穿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比秋尼使他曲线尽显，再加之他那富有挑逗性的动作，真是性感至极！他下身的凸点，最具杀伤力，一个来回，几个 pose，直杀得台下的女生羞红一片。她们才不是害羞呢！我亲耳听见一个戴眼镜的女生说她太喜欢了。当时我就站在她后面，我看见她假模假样的用手遮着脸、眼珠斜乜、咬着她同伴的耳朵。

还有一个就是诗歌朗诵。诗是夏剑写的，但他人没来，据传是带着新泡的妞看电影去了，但我总感觉他就现场，说不定就躲在哪个角落或伴成个女人坐在台下。诗是小枪代他念的，用的是大冶土话（了解的人都知道，大冶话像鸟语，除了他自己估计现场没人听得懂），每念一句，台下就一阵哄笑。后来，我把诗稿抢来看，头一句就是：

我不愿做那墙头柳/我只愿变成风衣儿披在她肩上……那诗歪歪扭扭的抄在一个软面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占去大半空白。我还没看完，就被人抢了去，印象里每节开头都是那句：我不愿……

这两个节目在当晚几乎赢得满堂彩，可惜的是多数人都跑去看电影了，估计在场的也就几十个吧。我还记得有几个歌唱得不错的，都是即兴发挥，很多人都跟着和唱。因为人太少，节目很快就完了。走的时候，我看了表，8:37。等到人群散了，我才慢慢的往外走，快到门口的地方，我捡到了一块玉佩。它穿在一根红绳上，末端有长长的穗子，捏在手里滑滑的好舒服。是谁掉的？穗子从我指间滑过时，我突然想起法哥，他不停的朝我吹口哨，还一个劲的打手势让我坐到他边上。我当时正站在眼镜女后面，不想动的，可见他那一副亲热相，实在不好拂他面子，愣了下神还是走了过去。刚在他身边坐下来，他就盯看着我嘿嘿直笑。到现在我还在想他是不是有问题？！他眼睛虽然盯着台上，可一只大手却不停的在我大腿上来回摩挲。当时我心里毛毛的，下身还被他摸得有反应。我正想着，他就从我身边擦了过去。是不是他故意丢的？他丢这个东西给我干嘛？！靠！搞得像个娘们，一定是假的！

哎！是谁掉的吧？我拍了拍他手臂。

他又嘿嘿的笑，眼神一斜，贼溜溜的挤了出去。我仍是掉在后面慢慢的往外晃，我想晚会也过得太快点了，剩下的大半夜可怎么混啊！体育馆外的灯塔也亮了，三三两两的人站在门口说着话。我不想这么早就回去，点了根烟四处瞄着。

哎！严总！严总！一个黑影从路灯下窜了过去，佝着背，跨着一辆叮当响的自行车。他伸长脑袋左右瞅了瞅，从车上跳了下来。

帮我把伞带回去吧！我对着他老远就喊。

他笑嘻嘻的走过来偏着脑袋问我，干嘛？你自己不回去啊？！

等下再回！

我也不回去呢！

那你帮我拿着，等下带回去。没等他答应，我就从背后拿出伞朝他手里一塞。对了，严总啊，这个也给你拿着，可能是谁掉的？到时别人要找，你再给他！刚才纂在手心的玉佩已经很暖和了。这时，体育馆里响起一二三四的女声，我想着是不是有人在跳健美舞，刚刚好象有一群穿健美裤的女生走了进去。

你帮我带回去，天色真好，不会下雨的！

我不知他是不是因为玉佩，反正他突然高兴起来，笑哈哈的伸手接了雨伞，还把玉佩小心翼翼的放进了上衣里层的口袋里，跨上他的破烂自行车叮叮当当的飞走了。

我狠狠的把烟头一甩，火花就在空中散开了，转身钻进门里，就感觉下身冷冷的，低头看，居然没穿裤子。刚才光顾着想事了，耗子要了我的裤子去秀台，我都忘了要回来啊！现在我身上只剩裤衩和 T 恤了。怎么办？我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说不定在看台后面还能找到我的裤子。这样想着，我加快了脚步，几个黑影从我身边擦过去，我低着头，下意识的拉了拉 T 恤的下摆。果然裤子还在那里，就搭在门边椅子的靠背上。我从半开的门口子里一眼就瞄见了，但出我意料的是椅子边有个女生正站着换衣服，是刚才那帮女生，墙上晃动着她们的身影，一二三四的口令声不停的反复着。我屏着气眼睛直愣愣的盯着，突然就听见两个中年男人的说话声。我回头看，他们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我赶紧低了头，把 T 恤拉得老长。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去时，我也不好站着不动，缓慢的移了两步到了窗口，但我的眼睛一直偷偷的瞄着房子里。我走过窗口，女生刚好偏过头，正穿着另一件衣服，她看见我突然定住了，眼神呆呆的，显然她也没料到。我不敢再站着看下去了，胆战心惊的冲进了走廊的厕所，心乱跳不停。等我再回来，那里都走空了，只有两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在收捡东西。夏天都过去了这么久了，怎么还这么热！趁她们背对着我说话的空，我飞快的溜进去拿回了我的裤子……

我往门口走，唰唰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好，要下雨就完了！我的伞还在严总那里呢！到了门口，外面真的下起了雨。我想等雨小点就冲回去，可抽完一根烟，雨也没小的意思。水花开成一片，顺着马路哗哗的流着。怎么办？给严总打电话吧！

在哪里？我问他，赶快把伞送回来吧！

嗯……嗯……伞不在我这里……他支吾半天，突然冒出一句，声音听起来好像很遥远。

那在哪里？

在许仙那里！刚才我把伞给他了！

我操！那你叫他把伞送过来啊！这么大的雨没伞我怎么回寝室！我没好气的喊。

他哦了两声挂了电话。我又在体育馆门口的台阶上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根一根的抽烟，盯着箭簇般的雨阵发呆，我盼着某个熟人也从天上下下来，可直到灯塔熄了，也没见一个。他妈的严总把电话也关了，打电话给许仙没人接。就在我绝望至极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朝这边移了过来。是蚬蚬！

蚬蚬！蚬蚬！我站起身大喊着朝他耀手。

他寻着声音朝这边走了过来，双手掌着车子，穿着件透明雨衣。直到离我近三米时才认出是我。他的眼镜上满是雨水。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他把雨帽朝脑后翻了下去。

我把伞给了严总，他妈的他又把伞给了许仙，他答应跟他说的，可现在还不见人来。我操，真不该给他的！

那赶紧打电话啊！

打了，一个关机，一个没人接！

正说着就听见一阵脚步声。

蚬蚬！蚬蚬！是严总，听声音他好像还像我给他玉佩时那么兴奋。

小虎还等着呢！蚬蚬劈头就给他一句，他就怩了，我一下高兴起来。

许仙在哪呢？我打他电话没人接！一定要找到他！说着，我就想起那把红黑相间的伞来，那是妈妈买的，我一直留着做纪念。

快！再打啊！蚬蚬催着严总。严总哦了哦极不情愿的搜出手机来拨号。

通了！没人接！

我刚才打，也是那样的！我怀疑他是故意不接！

走！我带你去找他吧！严总瞄了我一眼，眼神有点无奈。我和蚬蚬跟在他后面朝东门走去。

你们去看电影了吧？刚才？

电影？许仙看了，我是在电影散场时碰到他的！严总认真的说。

到了校门口的夜宵摊边，严总停了下来，又掏出手机来打电话。我和蚬蚬在一边等着，我猜他一定是给许仙打电话！

来！尝一尝吧！刚炒好的！一个年轻老板吆喝着他的瓜子。我闻着好香，伸手抓了一把。

多少钱？一块钱的有多少？我看了小青年一眼。

一块钱的？我们是十块一袋！

我想起小时候在县城的电影院前，一块钱要买一大筒，都是用那种报纸卷成的尖筒，就像冰淇淋筒卷。我们一帮小子边看电影边磕，一看一整天。那些卖瓜子的常常趁着换场的空提着篮子跑进场叫卖，然后我们又买。看个够，吃个够，嘴从来没停过。

买不买啊？小青年冲着我喊。

我摇了摇头。

那你把吃的瓜子吐出来！否则休想走！他拿着铲子在空中晃了晃。

我用东西跟你换好不好？我笑了笑。

什么东西？

《泡妞指南》！

泡妞指南？

嗯！说着我从背包里搜出来递给他，泡妞可能用得上！

他拿着书在昏暗的路灯下瞅着看时，我们偷偷的跑掉了。严总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是电影院吗？天上的雨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可他们好像都没感觉。

你真不该把那本书给他的！严总盯着我说。

咳，不给他怎么走？！

也是，搞毛啊，许仙一直不接电话！

我听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个枣子塞到口里。摸第2个时，我想着该不该分给他们？可看他们口里都磕着瓜子，我又往口里塞了一个。

2008/10/27

没事时就给你写情书

1

我、千亿，还有个小孩，我们三个打算搞一次抢劫。抢劫是在我结婚那天。开始我们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里突然跳出一条新闻说有个很有钱的某某也在今天结婚，而且他们的车队刚好要经过我住的地方。于是，我想着该干点什么。当那个长得像冯小刚（有时又看着像孙红雷）的人出现在屏幕上时，我想就是他了。

他一定很有钱的，身上随便个什么卡都有个百儿八十万，我们可以抢个几亿。为防止他报案，一定要狠狠地吓唬他一次，然后我们就跑掉。那个跟我们一起的小孩，其实也是我和千亿抓来的，是在康多巴还是康巴多的快餐店门口？康巴多吧！是的，我们住的地方就在这家店的楼上。

那天我正准备结婚。没错。因为就在我们抓住那个像孙红雷的人后，他拒不交钱，拒不说出银行卡的密码。我记得就在我冲着他晃了晃手中的刀时，老继国突然打来电话。我开始并不知道是他，一个陌生的异地号码。我摁开手机，对着那边喊了几声，才听见老继国慢吞吞的官腔，他在部队里混了几年都混得满嘴流油了。

小虎啊，你是不是找了个老婆啊！怎么也不打声招呼！你老婆是不是叫娟啊？

嗯.....呃.....

你到底是不是今天结婚哪，快说！

呃.....当然，好多人呢，都在准备结婚.....嗯，就今天的事。

说完，就听见电话那边哄的一阵笑。接着他又问我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逗他好玩的。我说当然是真的，逗你玩有什么意思呢！

他又叽里呱啦的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反正我在房间里来回晃着接电话时，一直听见他那边有人在笑，我这边也是。一群人里除了千亿、小毛（那个小孩，我突然记起他的名字来）和他们刚好撞上的一个意大利游客外，还有刚被我们骗来的一家四口。说是一家，也是我猜的，那个有钱的男家长、两个小孩和一个像妈妈样的女人。看她的打扮，像是进城不久的外地人。他们也不说话，直愣愣的盯着我看，眼里时不时的放出诡异的光。我好像还听见一个似有似无的声音在我耳边飘荡：

你这小子骗人还一套一套的，挺会吹牛的嘛！

我挂掉电话，事情就起了变化。那个被我们挟持的人居然提出带我们去爬山。更诡异的是，千亿和小毛异口同声的答应了。我当然也跟着同意了。几个人背着大背包，就到了一个直立的峭壁下。

我保证你们都能爬上去，但你们拿到东西就放了我！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写个保证

书！那个像孙红雷的人说。

那上面有什么呢？他不会在骗我吧！我像个壁虎样贴在峭壁上撇头盯着他想。

2

此前，我们三个人坐在屋里聊天。是小毛还是谁？最先看到那条新闻。

我们去打劫吧！我突然喊了声。

他们几乎同时愣了下，然后又叽里咕噜的继续说着话。

过了一会儿，小毛瞪大眼睛盯着我：他们不会不走这条道吧？前面还有一条岔道呢！

那是条死道呢！这里就这么一条路，他们一定会走这里的！

我朝窗口的方向晃了眼，就看见一队黑色轿车在在人字形的马路上缓慢的爬行着。

那我们分下工！

千亿噌的一下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她老婆（我叫小花姐）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你们先吃点东西，得手后我负责帮你们看住他们！

说着，小花姐就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真要结婚啊？

嗯！我看着她笑了笑，就低了头看鞋尖。

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提前说声！我们一直都担你的心呢！

呃……知道啊……

我往口里丢了块凉糖。

千亿摸出把一尺来长的西瓜刀。

车队上岔道了！不知是谁说了句。

小虎哥说了，他们肯定会转回来的！那是条死道！

果然，没一会儿，我们就在窗口看见那队婚车缓缓的开了过来。

3

车队是千亿和小毛拦下的。我拿着刀在那个像雷哥的人面前晃时，突然不知道说什么。我把刀架在他脖子上，看着刀的寒光，我莫名其妙的害怕。坐在他旁边的女人突然朝我微笑，我的手就抖了起来。我怕他们突然朝我大吼，甚至突然朝我扑过来。不过很快，我又平静了。不知为什么，我很感激她，虽然我们只认识了几分钟。她的眼神让我安静。

我当时就这么想着。雷哥也不交钱，虽然我狠狠的给了他一刀背。我故意把闪着光的刀刃在他脖子上来回磨着。可他还是一副镇定的样子，时不时的还找我说话。后来我往陡坡上爬时，他还跟我介绍起了杭帮菜，什么西湖醋鱼、东坡肉、油焖春笋等等，一个个的数，还把那些菜的味道、原料、做法说得头头是道。

我像个壁虎一样，两只手攀在岩缝里，两条腿大张着贴在石壁上，头呢，就侧着往下瞧。我看着他时，总隐隐的感觉他会趁我们不备偷偷跑掉。可千亿和小毛看着他就笑，他们看他的样子比看我还亲。

在岩壁上，除了想他，有一瞬间我还突然想起我拿刀架在他脖子上的情景。我感觉我拿刀的侧影挺像个劫匪的，挥刀的动作干脆利落，就是稍微有点紧张，手有点抖而已。

4

娟，我亲爱的老婆：这几天真像梦游啊！我和千亿、小毛打劫了一家子，在杭州一个叫下沙的地方。我房间里的隔音效果好差啊。我想我在房间里说的每句话，都被隔壁的阿姨听到了。其实我的声音不大啊，可他们都听到了。阿姨说我的声音真的好大，像跟人吵架。可我买东西时，售货员老听不清，老是一连问几遍，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能不能大点声啊。刚刚我躺在沙发上，两个小孩一直缠着跟我玩。他们时不时的喊两声妈妈，冲我做个

鬼脸。我不理他们，故意装着很拽的样子。

打劫还算成功吧。虽然被我们打劫的一家子表现得出奇的镇静。我有些后悔，想着干嘛非要他们的钱呢！只要他们不报警，我就放了他们。不光我这样想，千亿和小毛似乎也认为这样比较好。看着那个像雷哥的人的样子，我突然想起果皮上的自称逃跑家的乌青。再说了，他还是个杭帮菜的行家呢！单听他说，就知道他很内行很地道，也许他是个有名的大厨。

我怎么突然想起跟你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也许我真该出去转转了。我担心我的声音太大，惊动了熟睡的邻居。亲爱的，你说他们听到我跟你说的故事，会怎么想呢？

2010/8/24

动物饲养员

1

毕业后大半年我没找到工作，就跟爸爸在一家动物研究所实习并兼职干些零活。我每天一清早过去，经常干到夜里很晚才回来。

动物研究所有栋综合楼，里面有教室、实验室、图书室和报告厅，像我一样实习的学生和零工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楼里。综合楼后面有一片开阔地，圈养着各种陆生动物。综合楼的一侧还有栋水生楼，里面有个大水池，模拟野生环境专门饲养稀有鱼类。我爸爸就是这里的饲养员。

研究所的大部分时候是寂静的，各人负责各人的工作，按部就班，相安无事。因为我的实习机会是爸爸帮忙找的，所以他要求我要好好干，不能丢他的脸。他说要不是为了我这个没用的东西，他这一生绝不会求人。我不信他的话，但也没发现不信的证据。

再要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可没人管你！要学会做人！大半年了，一栋楼里的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到底儿是老子，还是老子是儿！要学会做人！见人要礼貌，要学着跟人打招呼说话！记着到研究所里要老老实实上课、做实验，不准迟到早退，老师和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准顶嘴，更不准找借口推辞！还要学会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千万要记着学会做人！再要像以前在家里和我吵那样，你就莫回家了！

每隔几天，爸爸就要耳提面命的对我说这些话。我虽然每次听到“要学会做人”这句话就头痛就想发火，但还是嗯嗯的点头。我自己也觉得以前是太浑了，动不动就朝人大吵大叫，还打架，怎么会这么幼稚！我有几次狠狠的捶着胸口发誓，从此以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天天都准时报到听课，做实验，所里的老师和领导叫做什么，我就认真老实的照做，见了人，管人家理不理，我都笑呵呵的打招呼。果然效果还不错，不光老师和所里的人都对我热情有加，爸爸也不再说我了。

就在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以为我彻底转变了时，有一天我迟到了。那天上午，我匆匆忙忙的赶到实验室，一帮实习生正围着指导老师看他做实验。指导老师很大声音的说着什么，有几个学生时不时的问几个问题，幸好负责点名的女秘书还在。我绕过人堆跑过去，对着站在讲台边的女秘书不好意思的笑笑：

对不起！昨晚做实验太搞晚了，累得睡过了头，没听见闹钟！……

哦，没事，下次注意就行了，快签到吧！女秘书出奇的平静。

翻开的签到本搁在前排的试验台上，我的名字很显眼，在打头的第三个：石茫。我扑在试验台上，在印着我名字的那一栏后又签一遍名字。女秘书收了签到本又冲我笑笑，随即出了实验室。

虽然幸运的过了关，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很不好，心里烦闷得要死。可能之前就对每

天例行的那些实验不感兴趣，可能积压在心的情绪太久没有发泄。来这么久了，综合楼后的动物饲养场我还一次没去过，真正的动物实验和研究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还有爸爸每天呆在那个水池边干什么？我心不在焉一阵乱想，胆子突然大了。趁老师没注意，我偷偷溜出了实验室，猫着身飞快的跑向楼道。

啊……我和夏镜几乎同时喊出了声。他夹着一堆书和本子正从楼下上来。

你怎么比我还晚！快去，都签完到了！我盯着他厚厚的眼镜框，不耐烦的说。

那你去哪里？他伸手拦住我，扶了扶镜框，奇怪的盯着我。

你还问我呢！你就不能来早点！天天迟到，你还想不想在这里实习了！我学着女秘书平常训人的口气狠狠的说。

刚在公交车上睡着了坐过了站！夏镜一下怏了，低了头啾啾的说。

昨晚又玩游戏了？

没有，看书看晚了！

噯，伙计，快去找秘书签到吧，我今天也迟到了，搞完了来找我！

哎，你还没说你去哪里呢？

等下给你消息，有人问，你就说我拉肚子上厕所了！

我拉开他手臂，就往楼下冲。

2

从楼道里跑下来，我又被值班的瘦老师逮个正着，他说正好缺人手，要我帮他把新到的书搬到楼上的图书室去。夏镜来找我时，已经下午了，我正瘫坐在综合楼前的台阶上。

那个瘦子真他妈不是东西！我免费劳力帮他搬东西，他水不给喝不说，还一直像防贼一样的盯着我，生怕我偷拿所里的书！我愤愤的吐了口痰。

唉，都他妈一样，女秘书又记了我迟到，还罗里吧嗦的把我训了一通，根本不听我说！夏镜和我并排坐下，摸着他那耷拉的厚眼镜。

下午我们不去实验室了，去饲养场怎么样？我盯着他，两眼放光。

真不去啊？夏镜盯了我一眼。

嗯。整天做那些实验无聊死了！我还没去饲养场看过呢！

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编个理由呗！就说老师布置的任务，让现场观察野生动物的习性！

这样能行吗？

操！管他呢！我都憋坏了！你不去我去！

整个下午，我和夏镜都在饲养场里游荡。饲养场分成好多区，有麋鹿、山猪、野羚羊，甚至还有大象。我们沿着饲养场的围栏边走边扔石子逗它们，它们大多懒洋洋的吃着东西，散着步，或者干脆蜷在地上晒太阳，根本不理我们。我们转累了，后来就索性翻到围墙上大象。

风很大，呼呼的朝我耳朵里灌，整个饲养场静得吓人。

“社会待业生”——我眼前突然闪出签到本我名字后的备注栏。夏镜还好，他还没毕业呢，而且学的也是动物学。噯，我呢，毕业大半年了，才在这里找个零时的活，学的还是没用的哲学，做梦也没想到会到一个动物研究所来，噯，要是真能在这里每天看着大象静静的呆一辈子倒也好了！

石茫！夏镜！你们爬那上面干嘛呢！

瘦老师！我猛的一惊，远远的看见瘦老师朝我们走来。夏镜吓得抓我的袖子直哆嗦，差点没一起摔下去。

呃……李老师叫我们实地观察大象的习性，明天要交观察报告呢！我顺口一溜。

哦，那也用不着爬到围墙上啊！瘦老师仰着脖子远远的喊。

老师！我们个子矮，在下面只能看到大象的鼻子，为了能更好的观察，就……夏镜接了过去。

我盯了他一眼，这小子关键时刻还真能瞎编。

哦，那要注意安全，天阴了，好像要下雨，你们早点回去吧！瘦老师说完转身又撇着手往回走。

这时，我感觉夏镜哆嗦得更厉害了，我整个身体都跟着在晃。

我操！夏镜你他妈还是不是男人！怎么还在哆嗦！快放手！

我操我没抓你啊！

你还说你没……

我低头一看，差点没喊出声。那些麋鹿、野猪和山羊不知什么时候都聚到了墙下，一字排开的不停的用头撞着墙。风水日晒早已斑驳破败的墙体在它们的撞击下颤颤巍巍的摇晃着。

快跳！我大喊着和夏镜从墙上跳下来，一阵疯跑的追上瘦老师。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瘦老师盯着我们。

那……那面墙……夏镜呼呼的喘着气。

墙怎么了？

刚才我们发现墙在不停的晃，那些动物都在撞墙呢！我飞快的说。

哦，一到天黑它们都那样呢！

它们会不会把墙撞破吧？

嘿，瞎操什么心！这么厚的墙！

可我们坐在上面感觉墙晃得厉害，上面的石灰不停的往下掉！我还是盯着他。

又不是一天两天这样了！这就是它们的习性，这个你们可以记下来！快回去吧！要下班了！

我还是想留下来看看！万一有什么事呢！我坚持说。

那好吧！

瘦老师终于不耐烦的瞄了我一眼，转身头也不回的走了。夏镜说他晚上有事，屁颠屁颠的跟着瘦猴消失在围栏边。

3

他们走后，我又跑回那段墙边。各类动物越聚越多，连那两头懒洋洋的大象也加入了撞墙的队伍。一百多米的围墙下，黑压压的一片。它们不停的用头和角撞着墙，老旧的墙体摇晃得更厉害了，我甚至听见砖头掉下的声音。我有点害怕，担心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推倒那面墙，然后从坍塌口冲出去。我发抖的搜出手机给爸爸和保卫处的人打电话。

刚打完电话，就下起了暴雨，那面墙轰隆一声坍了一道口，麋鹿、山猪狂叫着往外冲，几只小鹿被撞倒在地，尖声的哀号着。没一会儿，爸爸和保卫处的人就赶来了，他们也惊呆了，保安队长一边给领导打着电话，一边挥着手电筒组织人员堵缺口。

你没事吧？他穿着皮裤，浑身是泥。

没事！……不过还是有点怕！……你呢？没回家？我盯着他。

你没事就好！……天下雨了，我那边也有点事！……这堵墙得重修了，要不然还会出大乱子！

他跑到坍塌的墙边，翻了翻几只被踏死的小鹿。我伤心的跟着他把几只没死的小鹿拖到一边包扎。

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瘦老师突然冒了出来。

石老师，你和小茫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这里我来处理！

爸爸冷冷的盯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包小鹿的伤。突然，他猛的叫声不好，拉起我转身就朝水生楼的方向跑。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也不说。

一进水生楼，我就感觉不对。地上漫了半尺厚的泥水。

下水道的水又漫上来了！得把铁丝网换成闸门！爸爸说了句就跳进了水池。

铁丝网干什么用的？

防止鱼苗钻出去！你看！就是这个！爸爸指着水池里的一个入水口说。

我趴在水池边上，看见一道细密的铁丝网口边挤满了手指长的小鱼。

它们要是钻出去，就会随着管道游到外面的水网，平时这里是换水用的，但下暴雨就得关掉，不然被雨水冲走了就麻烦了！

什么麻烦？

它们不是本地鱼种，溜走了会造成物种危害！威胁本地的水生物系统！

说着，爸爸就闷头弄他的闸门。地上的积水越来越多，很快就漫到了我膝盖的位置。

不会把这里淹了吧？我盯着爸爸担心的问。

不会！闸门长时间没用，锈住了！我弄下就好！……哦，小茫，你去把另一头的出水口的闸门打开！我都忙晕头了！

哦。

我试着抬了抬脚，好重，好不容易拔出来，整个球鞋都被黑漆漆的泥巴裹住了动弹不了。不过还好，爸爸及时封锁了闸门。

第二天，在综合楼顶楼的报告厅里，所长召集全所教职员工开会，我和爸爸受到领导的表扬。我记得所长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看见窗外的半空中飘着个巨大的红色氢气球。

20:05 2010/10/29

遇鬼记

寒假一个人在深圳无聊，朋友阿辉邀我去玩。之前他那地我去过一次，靠近海边，是方圆几里里孤零零的一栋高楼。坐在公交车上老远都看得见。那栋楼的斜对面，大约一站地的地方，是市政府正在新建的体育场。据传说，这里曾是坟场，为了压邪气，在设计时专门请了风水师。所以体育场的外观怪怪的，四个角像刀锋一样，其中的一个刀锋正对着这栋楼。因为这传说，再加之离市区远，几乎没人在这里买房、租房。房子建起来四五年了，仍有一大半没人住。

阿辉是我大学同学，跟我一样也是个南漂，不过比我早来深圳两三年。为了节省开支，早点攒钱买房结婚，他在此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说来你肯定不信，这么一套房每月的租金只要 400 元。

那天，是过年的前一天，整个城市空荡荡的。不止一个熟人跟我说每年过年深圳都极冷清，移民们都拼着命挤回老家了，没人愿意留在这座“孤”城。你要在这里呀，吃的都没有！那我就提前一个星期把吃的买回来呗，反正老家我不想回。收留我的老程旭听我说不回家吓唬我，我才不在乎呢。

上公交时只有 4 个人，走了不到半个钟就剩下我一个了，我一直陪着司机坐到了终点站。下车时，司机又奇怪的盯了我一眼。

一下车我就仰头望那高楼，暗红的玻璃墙面，尖顶，四四方方，总感觉上大下小，怪怪的。一阵北风扑来，冷飕飕的。我吹着口哨摇晃着朝它走去，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高楼在一

个小坡上，慢慢走上去，一片淡蓝的海水现在眼前。走近了突然感觉那楼旧旧的（上次来没太在意），才四五年功夫啊，也许是风吹日晒的缘故吧。海水真好看，灰白、浅蓝、紫蓝，一层层由近而远地铺开。

那楼就在坡顶，盯着它，我就想到阿辉，想到四个月前我刚到这座城市时他到车站接我的样子，想到七年前我们在大学寝室的生活。他是个乐天派，同学四年只见他哭过一次，还是在毕业喝醉酒的时候。他喜欢唱歌，特别是华仔的歌。周末的寝室里，从早到晚都响着华仔的歌。我记得他常常大中午还赖在床上喊嗓子。那时，我是班里最糊的一个，他经常逗我，上课从背后摸我的头，深夜在我床头讲鬼故事吓我。一周前的一天，他突然发短信问我回不回去过年，我说不回去，他就让我放假了去找他。当时我收到短信心就暖暖的，现在想起来还暖。到楼下了，我又看了眼那个锥子样的高楼，快步闪了进去。

穿过一段狭长的露着水泥毛坯的通道，就到了电梯间。四部电梯，左右两两相对。也许是业主太少的缘故，只有左边的两部亮着指示灯。我伸手按了下按钮，其中的一扇开了，走进进去转个身，门又叮的一声关上了，真快！地上灰蒙蒙的一层，内壁胡乱的钉着脏木板，密密麻麻黑字和电话号码：

找靓女靓仔：138*****

办证：135*****

我正盯着木板发呆，叮的一声门开了，跳进来一个小女孩。

“快，快过来呀！”她冲着门口喊。

我吓了一跳，那声音低沉，像个老太婆，可身形和动作却分明是个小孩。

门外没人应声，也不见人影。小女孩又低低的喊了两声，门唰的又合上了。红红的 15 闪了闪，我突然想起我刚刚没按楼层。我盯着长长的两竖排数字，伸出的手停在半空。我日，忘了阿辉住哪一层了！22。就 22 吧。我顺手按了最上面的数字。这时，小女孩仰头冲我笑了笑。她长着一张满是皱纹的脸，笑容天真烂漫。嗯，反正等下还是要下来的。我回了个笑，匆匆的搜出手机来发短信。

电梯到顶层停了停，我没有出去，扫了一眼就知道是空的，地板和墙壁都是黑灰的毛坯呢！这样的房子顶层怎么会有人住呢，真他妈笨！

小女孩飞快的按了下 1。

又是叮的一声，15 又亮了。

一个老头摇了进来，跟小女孩的脸好像，也是满脸的皱纹。

“老弟啊！”小女孩伸手扶住老头的手臂，脸上笑呵呵的。

只一两秒钟吧，电梯就下到了 1 层。门开时，我伸手把住门，女孩又回头冲我礼貌的笑了笑，然后搀着她的老弟慢慢的走了出去。

真是姐弟俩？我靠着门，正盯着他们的背影想，短信响了，摁开一看，是阿辉：

本人如闲云野鹤，心高性孤，爱云白，爱天蓝，爱海阔，爱此处风光秀美。一日路经此地，观此处偏海一角，远可观海景帆影，近可看人间浮云，喜爱幸甚……吾每临高楼，观直体育场之云霄尖角，观海上孤帆点点，心旷神怡……最令我喜爱之处，在此每隔一段都会尝到一次人间美味，鲜红的美味……昨夜推算，吾友今必来，高楼之上，吾已晤面，不亦乐乎。欲寻吾，在海之角，楼之中；若不遇，吾云游去了……

操，你个鸟人！神神叨叨的。什么帆影点点，不就是几艘破渔政船么！什么云霄尖角，看着就渗人！还鲜红的美味！人血么！说得吓死人！还当我小孩呢！

我回过短信，心里还是暗暗吃惊：阿辉真知道我今天要来啊，之前我并没告诉他，只是突然觉得无聊才过来的，放了一个星期假了，我一直窝在屋里，到处没去；既然是看到了，为什么不出来找我，晓得我人生地不熟的！

我乱七八糟的想了一通，正打算闪进电梯，忽然听见背后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回头

看，一群黑压压的人挤了过来。1、2、3……我暗暗的数着，一共八个。等他们都进了，我跟着进了，随手按了11。他们都一直站着不动，一个个头也不抬。

门灵敏地合拢，快一人宽时，突然猛地弹开了。

一个人影闪了进来。

那人好像是背着身进来的。

进来后，一只手垂着，另一只手折在胸前，似乎拿着手机什么的在看。短发，深色的西装，分不清是男是女。那人进来后，就站在电梯门边，门关了几次，都反弹了回去。那人勾着背，一定是头挡着红外线了。一群人都沉默着不吭声。我忍不住伸手去，突然，噗的一声，门合上了。电梯猛的抖了下，我一阵眩晕，电梯飞快的上行。

没走一下，电梯突然停了，灯也灭了，这么一群人一点声音都没有。

咚咚，咚咚。

我摁开手机。还是阿辉的短信：

“朋友，欢迎你到鬼楼来！”

2011/1/13-16

折叠车到底买不买？

我低头走回来时，听见刘轩噗噗地笑。我开始还以为他在看我写的小说，我直愣愣地盯着他，后来终于看清他看的是《不要与上帝谈论暴狂酒徒》。就这个书名，我猜了半天。因为他的手指、他拿书的角度、我看他的角度和昏暗的光线，我只模糊地看到“谈论暴宽”几个字，我第一反应是他怎么看这么奇怪的书，“暴宽”，呵呵好玩，那些做广告的人，也许觉得“超”还不够，就用了“暴”，暴宽屏幕的彩显现在很流行吧？

他噗噗地笑，双手举着的书不停地晃着，两只大眼一直盯着书。等他恢复平静时，我看见了他手指挡住的几个字“不要与上帝”“酒徒”，而且不是“宽”字，而是“狂”。《不要与上帝谈论暴狂酒徒》，这书有那么好笑么？一个暴狂的酒徒有什么好谈的？还要与上帝一起谈论？要是上帝自己也喝烂醉了呢？这么想着，我也觉得有点好笑。

刚刚我不停地缠着贵妇人（一个外表极和善内心极狂暴的女上司）。我不停地跟她讲我写的小说，我想劝说她相信我小说中一处细节描写的真实性，我不停地跟她解释。开始她坐着东张西望，不时地端起高脚杯抿两口红酒，后来就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我跟着她穿过大厅，走到走廊上，她貌似在找着什么，根本没看我。我盯着她的侧脸，她的高鼻梁的暗蓝轮廓线，我感觉她眼神有点飘忽，突然想起白天娟跟我说的一句话：

要是我，我就不理了，爱做就做，不做拉倒！我最讨厌别人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我当时没明白她的意思，问她什么玩笑。

哦，就是你qq群里的那些小孩，他们跟你谈条件，说给多少钱，才写作文什么的，我觉得这么说根本就不是开玩笑！

我低头吃了一口虾米粥，回想小网友猴子在qq上问我写稿子有多少钱时我的感受。我当时好像也不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我好像还狠狠地骂了他两句怎么说话老是像个小大人。我说你这么小，老是关心这些，你应该单纯点，好好写好作文。他当时回我：呵呵，我是开玩笑的！

爱做就做，不做拉倒！你怎么跟贵妇人一样都这么无所谓，我怎么不能？换我这么说你们，你们一定转头就走绝不回头，你们一定猜到了我永远都不会更不敢这么说是不是？掉头就走，我想我还真做不到，做不到什么都不在乎。可你们的表情和神态完全都一样，不屑一

顾，对什么都不在乎。我盯着贵妇人黑色的闪着金光的拖地连衣裙不停地絮叨着。她又仰头抿了口红酒，就朝一个服务生走去，边递杯子边小声说了句什么。服务生接过杯子转身走了，很快托着两块巧克力点心走了回来。她接过点心，又转身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一直张着口不厌其烦地说着，她还是不理我。她走过去后朝远处的一个女人招手。

小x，快过来，我找到了一种特别好吃的点心，你也来尝尝吧！刚听人说，这个特别好吃。快来一起尝尝！

那个被她叫唤的女人，远远地应着。没一会儿，双手拽着长长的杏黄裙子走过来。她们一人拿着一个白色的小瓷碟，边走边吃着，朝着她先前的餐位走去。我终于放弃继续复述小说的念头了，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她们身后。

我灰溜溜地穿过大厅，低头朝我角落的位子走去。经过邻座的餐桌时，我看见一个面熟的男子正咬着一块面包，手里也拿着本书在看。刚刚我走过他时，他好像就在吃面包。他是从桌上的一个塑料袋里搜出来的。他动作又慢又轻，搜出小面包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塑料袋整好，不像其他人随意那么一拉一拽。我经过他，他也没看我，一直盯着书。我盯着他咬面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走过去打开塑料袋，顺手从最上面拿了一块真空包装的小面包。我拿出面包，也像他一样把塑料袋重新包好，然后咬着面包朝我座位上走。没走两步我就突然回头：他会不会偷偷瞄我？当我陷在沙发的一角里，口里已经咬了一大口面包，我又想起娟说我像唐僧的话了。

我可不想跟唐僧在一起！

我一点也不唐僧，我真的一点也不！

可她撇着嘴盯着我时，我马上低头闭了口。我当时想我就是那种“你干就干，不干拉倒”的人啊，但我在你面前就他妈做不到，就不敢啊。

我们这么久才见一面，我不想跟你吵，我只是想找些话题，因为我知道我不说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开口……

也许我能猜到“拉倒”后的结局，我不希望那种结局出现。她永远是那样的面无表情，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也许，上帝也是。

刘轩就坐在我对面，他好像跟刚才我离开时的表情一样，只是他现在在盯着另一本书发笑。谈论什么呢？之前他还问过我小说，我的第一本小说（也不知是不是最后一本？）。我顶认真地写它，像爱一件珍宝一样地爱它。也许它一点也不想理我，就像娟和贵妇人一样，只是我一厢情愿，只是我不停地在给自己制造美好的幻象。除了说话，之前我们在干什么？也许我一直在盯着斜对面的那个男人，看他怎么轻轻地打开塑料袋，又不紧不慢地从里面搜出他想吃的点心，然后又轻轻地复原。

你就是个信息黑洞！

哈哈，是吗？

我想起我前天早上上班在楼道里碰到的熊大嘴，我笑他是传说中的号码百事通，他就笑我是个信息黑洞。

那你以后就永远别跟我说话了！我斜了他一眼。

他“我靠”了一声，我又“靠”了回去。

我又想起半年前还跟我热乎的阿邦，现在他也跟我彻底拜拜了。我从他那里搬走后，就再也没跟他联系。他几乎认识我所有的死党和跟我玩的人（虽然只有可怜的几个），但他到底跟多少人玩，我一直不知道。反正记得在学校跟他一起玩时，他就老是不停地往我寝室钻，喊这个喊那个，不到几天就跟我寝室的人都混熟了。他好像还认识很多人，那些人都不知是哪个年级哪个班的，感觉上下年级里没有他不认识的人。他说话也是大声嚷嚷，但我从不怕他，经常对着他乱骂。我为了娟来到这个城市后，在他那里住了三个多月。他不喜欢我的生

活习惯，虽然我承认我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我想跟他闹翻的原因肯定不是这个。我搬走后找过他两次，短信和 qq 上，但他都没回（之前他找我我也没回），于是我就删掉了他的手机号和 qq 号。我一直记得他跟我说的一句话：“你就该一个人呆着！”

我闷着头想起这些时，又想起下午趁娟洗澡时偷看她手机的事。我发现我的电话号码在她手机里居然就是一串数字，连名字都没有！来这里一年多了，我几乎天天给她短信、电话，她的手机里却没存我的名字（之前有，不知是什么时候删掉的）。而别人的，什么阿邦啊，她的死党露露啊，她的同事啊，甚至连房东吴姐什么的都有，只有我的电话号码她没写名字！我想着我一直存着她给我发的所有短信，她却连我的名字没存，我真抓狂得想掐死自己。她问起我同事熊大嘴的情况，我极力用平静的语气跟她讲了一些有关他的事，但我并不想谈他。我说那个人跟我根本就不是一号人，他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无所谓的，他是女朋友跟他拜了后拿我解闷的，我不想跟这种人有什么瓜葛。之后，我盯着她问：

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她斜了我一眼，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女友！从认识你第一天起，一直没变！

可我不这么觉得！她眼睛盯着墙上的电视。我回头看，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在跳着舞，画面一闪，一个戴眼镜的教授模样的人又端坐着用缓慢的语速说着话。

是不是我们分开后，你就一直瞒着所有人跟我交往？连名字都怕被人看见，是不是？

说着，我就想起那个每晚给她打电话的叫霍嘉恒的人，最近的一次通话就是昨晚，说了三十多分钟。这么长时间，他们在电话里说什么？我跟她通话很少超过三分种的，除了两次我伤心地在电话里流泪（一两个月前我自说自话地说了不知多久）。就算之前没分手的时候，她也很少跟我讲这么久。她回的短信通常也短得出奇，不是“我回了”“我睡了”“我要去洗澡了”，就是“我很好”“我很累”“你睡吧”。我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不惹她生气，想尽办法找话说，哪怕多说个一两秒，可我在她那里只是一串数字！操！

我记得不就行了，要知道我没删你号码就不错了！

我从来都想逗她开心，给她讲我遇到的所有高兴的事，讲她不反感的话题。可她，一直以来就是敷衍应付么？我感觉她从来就没真正听过我在说什么。她问我的总是些跟我不咸不淡没多大关系的事，就像问我那个很恶心的同事现在找女朋友了没有？问我上次说的买房可以优惠的那个朋友现在还有联系吗？每次只要她问，我都会很认真地小心翼翼地回答她，虽然那些事我根本就不想说。吃饭的时候，我问她点的一道煲汤里是什么菜？她没好气地说是腐竹。

你从小到大从没吃过吗？你妈没告诉过你这是什么菜吗？这样的常识都不懂！

一下忘了啊，再说了，你什么都知道啊？我忍不住顶了一句。

她斜了我一眼：别人怎么都知道，就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低头想也许我真是像熊大嘴说的是个信息黑洞，有时真感觉脑子就像个复印机，印过了就没痕迹了，之后要印什么也不知道。

哦，忘了，之前你是个少爷！她又咯咯地笑了两声。

我没再说话，我真有点烦了。什么他妈的少爷。滚蛋吧！我真地想闭了口什么也不说再也不理她了，可我表面上还是闷着头嚼着腐竹，抬头看她，她还是斜着眼盯着电视。

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看电视的？他妈的你能不能把一两秒不盯着电视！我盯着她仰着的侧脸。

那你说点有意思的啊！她梭了我一眼。

后来，我想起她一直想买折叠自行车的事。我说自行车等你回家来了后再买吧，我有个同事说能便宜点。

哦，TA 怎么能便宜的？

她有熟人是做这个生意的吧，反正能比市面低个一两百块的！
哦，那好啊！她看着我，眼神稍稍不那么冷了。
吃完饭等会儿陪我去买点东西吧，刚搬过来一直没时间去买。
好啊。

我盯着刘轩就这么胡乱地想着，想着如果买了自行车给娟，她会不会把我的名字重新记在她的手机里？她会不会还是跟以前一样只在无聊的时候才想起我？我是不是该把买自行车的事一直拖着？这样下次见面了就不会纠结感情的事，就不会找不到话题了？

11:04 2011/10/2

以默还默

验指纹、查 DNA 变色体，教一个简洁方法：把手指洗干净，然后在指尖涂上一层彩色的指甲油，按在一张白纸上，可以看到指印不同于一般，好像放大镜般地放大了，拿到显微镜下看，可以看到像叶绿素细胞一样的网状结构。我嘻嘻地笑，说一定要验个究竟。耗子也很好奇，也悄悄地跟了过来，说他也要看。没一会儿，整个教室一下炸开了锅。这是一个下午我第三次在学校以昏昏欲睡的状态打瞌睡睡出来的吸引眼球的事之一。

就像耗子告诉我的，如果没这事，你作文又要废掉啦，这次验指纹的事儿，最起码你下次作文可以引起一点轰动。班长也小声跟我说，没事，我看你这个方法很棒啊。我微微一笑，当时我故意从四组最后一排绕道经过他，他果然就找我说话。鉴定 DNA 的实验就在教室一组最后一排空着的一张课桌上做的，这也是事先想好的。反正这些道具（实验材料）也容易弄到，除了一台显微镜要去实验室借外。我经过班长和他的跟班时，贾老师刚好走进教室，玻璃球眼睛正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停留，我掐好时间，大家一下就哄了起来。

我的座位在三组第四排，和耗子坐一起。前排是乌鸦和另一个多嘴的女生。假老师上课上一半时，突然记起什么东西掉了，就在讲台边的储物柜里到处找。课就这样停了好几分钟。他一直撅着屁股在那儿找，好像把上课忘了。教室里乱哄起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叽里呱啦地说起话。我盯着他们想，怎么每次都这样，八辈子逮不着这样的机会么？用得着没完没了地作呕么？无聊啊无聊，我可不想像苍蝇似地嗡个没完，得找点有意思的事做！

这么想着，我也在桌上和抽屉里捣鼓起来。一个可乐罐，搁在桌子的边上，那是下课后耗子拉我去小卖部买的，喝完了就搁在那儿。我盯了它一眼，突然就呆住了，我想起我在家里用喷漆把可乐罐染色然后写上“我爱你”。这时，乌鸦猛地回头冲我说了句“我敢不喜欢……”。我懒得理她，抓起可乐罐就朝她晃。我本来是想吓唬一下她的，可我一扬手，可乐瓶却朝讲台飞了过去，一道抛物线，不偏不倚地碰（其实看起来更像“碰”）到贾老师的屁股，随即又啪的一声落在地上。感觉贾老师愣了十几秒，好像是听到啪地落地声才回过神来。

谁？是谁？站起来！假眼睛咆哮着转过身，教室像响过一声霹雷后的天空瞬间静下来。

没人吱声，我当然也不会吱声。这突如其来，我当然没料到。我盯着假眼睛额头暴出的青筋发呆。

要查！一定要查！是谁？一定要查！不然这课就不上了！

王小菟！乌鸦一口沙哑又聒噪的声音哗地响起。

我没料到她这会这样，很鄙视地斜了她一眼。她正鼓着胖嘴奸笑。我伸手磨了下鼻子，很快平静下来，想着再怎么激动或是装出一副受冤枉的样子都没用，干脆就静观其变，不吱

声也不要慌。我微微地低着头，余光看见假眼睛先是盯着我看，然后又扫了一眼教室。从他盯我的眼神里，我感觉他没料到会是我……

咳咳，我希望不管是谁，他能自己站起来主动承认错误，知错就改嘛，我也不是不通情理！他的声波一下降了个八度。哼，话是这么说，他每次都是这么冠冕堂皇，他说话哪有算过数的，惩罚学生，他是全校闻名的一绝啊！我早就不吃他这一套了！我才没那么傻站出来任你宰割！这么想，我不仅一点都不怕，甚至暗暗地有点高兴。

还有谁站起来说出捣蛋的！

假眼睛又喊了两声，可再也没人应他了。

我回想着当时抓可乐罐的那一幕，太快了，它像是自己要飞出去一样。里面还有可乐没喝完吧？他深蓝的裤腿上还有几点湿印呢，肯定是甩出来的残留可乐。

下课后，我和耗子在教室外面说话。他叼着根烟，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里边吐烟圈边说，我给你的飞盘还好玩吧，你看我玩的没有，都帅呆了！我哦哦地听着。他又说他把假眼睛藏在储物柜里的一条熊猫偷来了，不抽白不抽，你也来两根，放学了我们再分。你知道这熊猫多少钱一盒吗？他乐呵呵地盯着我。我吸了一口熊猫，盯着他听他说这些，心里畅快极了。我想着下次再要写记一件趣事，作文题就叫《以默还默》。

2011/11/4